

山
齋
曲
種
篇
小
說
集

萬 有 文 庫

第一二五種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瑞 典 短 篇 小 說 集

伍 茲 甫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藏 典 館 書 圖 大 台

化 數 館 書 圖 家 國 由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瑞典短篇小說集

伍處甫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譯者序

瑞典小說在十九世紀末，是由 Strindberg 代表自然主義，Hjeldenslam 代表象徵主義，而呈對峙的局面。到了二十世紀，自然主義漸具新寫實主義的精神，成爲瑞典文學最前進的一派。急於了解社會真相，以及客觀地限制個人要求，便是這一派作家的使命，內中更以 E. Wagnar 爲主要人物。餘如 H. Bergman 也善於描寫現實，他的作品沒有抒情詩的氣味，卻只是些狎狎的社會相，以及深刻的人性剖解。那些比較地屬於舊派的，也就是富有個人主義的情趣和想像的，有 M. Stjernstedt 與 S. Siwertz 等人。

本編所選，大抵是他們的代表作品，可從認識北歐現代文學的一個面目。內中 Wagnar 的「只有一隻手」係黃維榮兄所譯，曾載我所主編的世界文學第一卷第二期中。

一九三五，六，八，蘆甫記於上海。

目次

- 裘蒂絲.....一
- 醫生你能醫得好我嗎.....一五
- 只有一隻手.....三三
- 古墓琴聲.....四七
- 掃烟囪者的老婆.....六九
- 彼德孫夫人.....七九
- 新袍子.....九一
- 地下室寓公.....一〇九
- 克拉斯和鮑勃.....一二三

瑞典短篇小說集

裘蒂絲

Hjalmar Bergman 作

老頭兒坐在大門口石樑上。凡是有人走近來，他總是這樣嚷：

「……不要到我屋裏來吵鬧！」

這是一座只有三個房間的小屋，一間是廚房，還有兩間是頂樓。園裏的樹木已經脫盡了葉子，草都被霜凍得枯萎，即使做飼料也是不合用的了。這一切的確用不着人來看守，但是老頭兒還是不離開他的位子。天已黃昏，他依舊坐在那裏，對每一路過的人說：

「……不要到我屋裏來吵鬧！」

如果有敵兵在他的門前停住，他就跳起來，脫去油膩發青的帽子說，屋子裏躺著死人。

「……我說屋子裏有死人，我是爲了好，纔告訴你的。你如果不相信，跟我來，我可指點給你看，不過看了是很傷心的，真是很傷心的。」

敵兵聽了他的話，也就會得相信，因爲他自己已經很像一個死人了。

這座躺着死人的屋子，是村莊盡頭最後的一座。當夜幕落下的時候，有個青年兵士走來求宿。他已經敲過許多人家的房門，每家人家的牀上都已有人睡着了，黑暗之中他再也不能找到另一座屋或另一個村莊。至於死人，兵士素來是不怕的，何況乎他。老頭兒反覆說着他曾經對別個過路人說過的話，但是這個兵士又年輕又有膽量，他禁不住笑起來：

「……這一套故事我早就聽見過了。你看，讓我進去。我不會殺人，也不會偷東西。我只要找個地方睡覺。」

當老頭兒告訴他屋裏有死人時，他一些也不怕。他把老頭兒推開，就跨進前面的院子。天色很黑暗，他看不清楚門在那裏，只是向着那扇點着燈的窗口走去。老頭兒跟着他，他們走到窗下的時候，他就說：

「……你看，我並不說謊。那是我的女婿，他已經死了。」

房間中央有一隻牀，牀頭向着窗口。牀上躺着一個死人，他像這兵士一樣年青，但是已經沒有呼吸了。他的身上覆着一條被，一直蓋到頭頸。牀頭坐着一個年青的少婦，看上去幾乎像個女小孩。她坐在桌子面前，桌上放了四支燒燃着的蠟燭。兵士只管對着少婦看，卻不大理會那個死人。他發覺她很美麗，不過皮膚太黑一些，而且也沒有像他家裏自己的愛人那樣好看。但是究竟這與他沒有什麼關係。他只要睡覺就好了。於是他就轉身對老頭兒說：

「真地，這裏有沒有牀？要是沒有的話，一張褥子或者可以躺下身子東西也可以！」

「有一張現成的牀。」老頭兒說，「在那頂樓裏，那是我的女婿在結婚以前睡過的。不過，先生，我爲了你自己的利益，我得請你親眼去看，這屋裏是有死人的。這有多麼傷心。我求你還是安生出去罷。我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我的悲痛已經受夠了。」

兵士說：

「老傢伙，頂樓上既然有一個牀，我可不願放棄了。我睡在那裏並不損害那一個，並且今天還

能爬進被窩裏，那是怎樣地舒服啊！」

他把老頭兒的反對當做耳邊風，就在暗中摸索那扇門。門口很黑暗，他不得不推開房門，房裏點着四支光亮的蠟燭。門既打開了，不走進去說明來意，似乎有些不恭敬。於是他很小心地站在門裏。少婦慢慢地立起來，低下她的頭。

兵士說：

「對不住，太太，我只要找個宿夜的地方。你可以領我到那和你已經訂婚的先生平時所睡的房间嗎？」

「牀是現成的。讓我去拿開水和蠟燭。天氣冷得很，你可要火嗎？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如果我的未婚夫睡在那裏，我們老是生起火來的。新近他是我的丈夫了。我們還是今年夏天結婚的。」

兵士脫下鋼冑，墊起腳尖向牀走去。他覺得他應該說些話，於是他問道：

「他害的什麼病？」

「咳！」她說，第一次用眼睛注視他，「我丈夫是死在戰爭裏的。他在前天纔被殺。據他們告訴

我，那是在刺刀對戰的當兒。他咽喉截斷了。」

「你的父親……」他開始說。她打斷了話頭：

「不錯，我知道。他說我們的屋子裏充滿着悽涼。你當時聽了並不吃驚。那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他老人家恐怕我一遇到你們隊裏無論那個人，就會得發脾氣。其實，我並不這樣蠢。謀殺他的是誰？既不是你，也不是他。謀殺他的是戰爭。」

「不錯，」兵士說。「對個人懷恨是無用的。一切都要歸咎到戰爭。」

他走近幾步，看看死人。妻子俯下身去，指點着刺刀如何正中在咽喉。這是一個血流不止的傷口。他死了一整天，血還是流着。兵士搖搖頭說：

「是呀。看着這個樣子，真叫人不開心。在戰場上，那倒也不怎樣。打過仗了，在家裏，看見這種樣子——可是受不了。不錯，你們的軍隊很出色。那一場我也有分的。」

「我知道，」少婦說。「父親以為我們的援軍已經到了，你們會轉到別處去，但是我卻知道你們會到這裏來。我在中午就聽到你們的號聲，父親要我們躲起來。但躲起來有什麼用處呢？」



「誰說不是？」兵士大聲說，他的臉上泛出熱烈和高興的紅光。「我們並不傷害任何人，不要介意我們——你既不害怕，那是再好沒有了……。」

他突然停止下來，覺得這樣熱烈怪不好意思。他感到在敵國是這樣生疏，不過這種感情是不能對任何人明白說出的。幸虧她的腦海像似已給別的事情佔據了。她俯身向那死人，撫摩着他的頭髮和額角，就好像兵士的愛人在家裏撫摩他一樣溫柔。於是她說：

「我們不能只管站在這裏。我想你大概已經飢餓了。」

她領他到餐室，點亮了燈，鋪好桌布。她拿過他的鋼胃和大鏟，掛在門口。她卻不去碰那來復鎗。他不願意離開鎗，因此當她到廚房裏去的時候，他就乘機把鎗放在桌下，用腳踏住鎗托。她搬出來的食物很豐美。兵士取出錢袋，數一數還有多少錢。結果是不很多。

「謝謝你，謝謝你。」他喃喃說，很是不安。「太太這般費神……。」

當她拿過兩瓶酒來的時候，他不得不拒絕了。

「不，的確用不着這樣。我不要如此考究，並且我身邊的錢也不多……。」

她微微一笑。

「我說，你把錢袋收好了罷。私售食物給敵人，是犯賣國罪的。但是施捨食物給飢餓的人，即使在打仗的時候，也不能算錯事。」

她注滿了一杯酒。

「喝呀！聽憑你爲誰乾杯。也許你在家裏有個愛人罷？我看得出你有一個。你吃罷，你喝酒。我去給你收拾一個房間。」

兵士吃着喝着。他想：我只要吃飽就夠了，不要再多。她對我確很有禮貌，我不妨乘她這一番美意，儘量地吃，只要我自己管得住自己。但是，倘若她或老頭兒陪我，那就兩樣了。但我不能希望那樣子。

一會兒她回來了。「你爲什麼不吃呢？不要嫌這裏供獻的菲薄。也許你以爲我在酒裏下了毒藥罷？你看！」她注滿一杯，自己喝了一半，把還有一半遞給他。他笑着喝了下去。

「啊，我並不怕。你的存心很好。但是你的父親爲什麼不和我一同吃呢？」

她聳一聳肩。

「父親的頭腦老是這樣舊。他不願意和敵人分吃麵包。其實到了現在的日子，那未免心地太窄狹了。一個人的同胞全都去了，他不得不和新來的人作伴。你以為是不是？我已很餓了。你想，自從伴着我的丈夫在桌旁，直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這已經有四天了。」

她拿過一張椅子，在他對面坐下。他把肉切開，遞給她一份。他們互相舉杯祝福。他們開始談這個，談那個，談到天氣，道路的窳敗，以及摧毀的農產。他們避開戰爭，一點不談起，他祇很高興地講他家庭的故事。他先說起他的父親，他的母親，和他的兒童時代。他很想談到他的愛人，但是他可不敢。突然她發問：「你的愛人呢？你不肯說些她的事情嗎？」他臉紅了。這有什麼可說呢？還不是將來一些空泛的計劃。她贊同他的意見。

「也許你會永遠不再見到她了。」

他嘆息着，並且心裏想：爲什麼她要把這件事來苦惱我？我極希望她坐在我的旁邊，讓我握着她的手。我覺這般地孤獨！

正在這個時候，她站起來，走到門旁傾聽着。他坐在椅上不安適，扭着身體，低下頭去小心地把鑰移近些。少婦回到桌邊，把椅子拉得更近他些，告訴他，她如何覺得萬分的寂寞。「你想我結婚祇有四個月，現在卻成寡婦了。你能明瞭這是多麼空虛，我覺得世界好像就要到末日。我現在已經什麼都不想，我無所期待，也無所畏懼了。我沒法再愛誰，這是多麼可怕啊……」

「你不是很愛他嗎？」他問。

她不回答，低下了頭，那俯着的頸子畫出一條可愛的曲線，感動了他。他想：可憐的小東西，她是多麼可愛，却又多麼寂寞，正像我一樣。我現在應該怎樣辦法呢？我不想傾心去愛她，我不想，我的確不想……也許我酒吃得太多了。她的丈夫正躺在那裏啊！我知道了，她恐怕從來不曾愛過他，要不然爲什麼會像這樣子坐在此地呢？我還是去睡好。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她抬起頭來，用驚奇神情注視他。

「我什麼名字？你說我的閨名罷？我叫做裘蒂絲。」

「裴蒂絲，」他重說一遍，沉迷地微笑着，「這個名字似乎聖經上有過的，的確是個好名字。」
她點點頭，忽然她說：

「你的項頸多可愛呀！」

他忸怩地一笑，連連道罪，卻不會想到制服的紐扣有幾粒沒有扣。他覺得在此地就像在家裏一樣。至少有一夜工夫，他可以有一個家。當她再去解紐扣時，她接觸到他的光頸。他捉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得近一些。她溫婉地抵抗着，他們的腳踵到步鎗，刺刀撞在桌腿上，發出鋼的聲響。他們驚起，他笑了。

「哈，你看，」他說，「我們在這裏坐得這樣近，就好像家裏一對夫妻。但是桌下放著刺刀。這是戰爭呵！」

她趕快立起跑進廚房裏。他想，這一下子你可把她弄惱了。你是一個多麼粗暴，魯莽的蠢漢呀。你想她立刻就會把身體投入你的懷裏。但是不，她是一個貞潔的女人。你不要再同她胡鬧了，你的舉動已經太過火，她跑走就是爲了這個原因。現在還是去睡覺罷，也不要向她道晚安，她不要再看

見你。

他預備離開餐室，拿起步鎗。當他正在立起身子，她卻又走回來了。她捧着點心和水果，另外還有一瓶白葡萄酒。他不得不儘量享受了。他們吃着喝着。他竭力自持，做出端莊的樣子，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把眼光和思想都離開這女人。最後一次他給她乾杯。

「你是不是也去睡覺了？」他問。

「不，我要到丈夫那裏去，」她回答。

他懷疑這句話含有呵責的意思，心裏不高興。他很想還她兩句厲害的話。如果你真愛你的丈夫，你為什麼坐在這裏？但他控制他自己，祇舉起酒杯說：

「我可憐你，我的美麗的敵人。不過……這是戰爭。」

他鞠躬道了晚安，就拿起步鎗。老頭兒用燈照着他上了樓。他門好門，搭好門鉤，開始脫衣服。房間又小又低。牀放在地板中央，很端正的舖着毯子。啊，睡上去是多麼舒服呀！牀邊小櫃上，點着四支蠟燭。這是多麼浪費！他吹息了兩支，脫去了靴子。突然間他墊起足尖爬到門口，用耳細聽。樓

梯上咯吱地作響。他開了門，向着黑暗裏輕輕地喊：「裘蒂絲……裘蒂絲。」

沒有回答。他慢慢關上門，不過不下門。他上了牀，吹熄了蠟燭。他對自己說：我還是只想家鄉的一些人罷……

不到幾秒鐘，他就入睡了……

他醒轉來。房子裏點得通明，他看見四支光亮的蠟燭。裘蒂絲向他俯下身體。他的心不禁跳起來，跳起來，跳起來，啊，它幾乎跳得發痛了。他伸出兩臂，用顫動的手接觸她的頭。

「裘蒂絲……裘蒂絲……」

「對於你，我的名字是裘蒂絲。對於他，躺在那裏的他，我另有一個名字。現在誰會再叫我的名字呢？」

「裘蒂絲……裘蒂絲……」

他把她的頭拉近他。

接着他覺得喉嚨被她刺中了。

「裘蒂絲！他慘呼。」

她只回答：「我可憐你，我的美麗的敵人……」

他的咽喉湧出死聲。她讓他一個人躺在那裏。全屋都在黑暗中，除了這兩個點着四支蠟燭的房間。整個村莊靜悄悄地埋沒在黑夜裏。多少陌生人在一羣仇敵中鼾睡着。

——一九三一——



醫生你能醫得好我嗎

Hjalmar Bergman 作

世界上有種人，幹着無論什麼事業，都會成功的。說是這樣說，但誰知道其中的玄妙呢？有不浪寫一行字的著作家和新聞記者。有永交紅運的政治家和證券交易家。有百發百中的表演者和好鎗手。有和許多女人一樣，什麼都知道的科學家。有克服一切女子的青年官員。有克服一切官員的青年女子。總而言之，世界上每種事業都有成功的人。說是這樣說，但誰知道其中的玄妙呢？

現在且讓我們來單講醫生罷。

霍里克·房·羅是一位名人。他是一個內科教授。在他非常廣泛的事業範圍內，他是一個絕對的權威者。他有銳利的目光，清爽的頭腦，永無一失的判斷，他經驗豐富，雖然年紀還是很輕。他精於診斷，臨床，很有古代名醫亞士鳩拉比歐的風度。不但如此，他還是一個交際能手，性情爽直，又很隨便；更加年少風流，體格健全，面部有清楚的輪廓，和動人的力量，語音沉着而溫柔，眼睛明亮而

發光。無論誰都會想世上如果真有凡事都能成功的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了。

然而這位精明的醫生，卻遇到了有一件病情，弄得他束手無策。於是怎麼樣呢？有什麼辦法呢？即使最高明的醫生，也遇到過這種情形的。

那是當然。

不過可以注意的事情是，醫生和病人却分受了同一的命運。一位病人走進診斷室。當他離開的時候，卻留下了另一個病人。

上面所說這位病人來到羅教授自己的診斷室裏。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人：面色慘白，好像害着失眠症，兩手和頭微微動搖，女孩子似的富於感覺的嘴不斷地微笑，看上去雖然溫柔愉快，雖然寧靜，卻始終是使人不安的。當看護在待診室問他名字的時候，他只回答：

「告訴醫生說我害着病。」

看護微笑地回答：

「我想我不必告訴醫生這些話。每個人到這裏來，多少總患着病。我所要知道的是你的名字，

讓我可以記下來。」

病人也像看護一樣總在微笑，他回答：

「教授可是醫生？他是不是沙馬立頓再世？我的名字並不害着病，你只告訴他，害病的是我自

己。」

看護下再微笑了。她想，這位病人如果害着病，一定害的是神經病。她走入診察室等待醫生的發落。教授微微一笑說：

「喂，小姐，我們不妨隨便點。假如那位先生定要保持秘密的話，就讓他保持秘密好了。如果他的行動很近人情的話，就請他坐下來等一等。我想我可以從他那裏得到必要的病情。」

他說那些話的時候，臉上露出自信的微笑；看護也露出佩服的微笑。他們倆都有微笑的理由，因為露里克·房·羅正是一個無事不會成功的人。

這位名教授的業務非常忙，這位病人只得等了差不多有三小時。一般神經衰弱的人等得這末久，似乎會忍耐不住的。然而看護覺得這位病人卻並無不安的表示。他一動不動的坐在靠近小

窗那張椅子上，微微地笑，注視着——可是不對着窗外的街道。而是對着那牆壁。看護發現他並不怎樣的狡黠。過了一小時，這位微笑着的病人既不動，更不說話，也不拿報紙來消遣，於是她又走到她的僱主那裏輕輕地說：

「教授，他的樣子好古怪。」

「你說誰？」教授問。他已忘記了他了。

看護差不多要發脾氣的說：

「誰！就是那個不願說出名字的人呀！我真的以為他的神經有些兒錯亂。我好害怕。」

教授正在從事別種的診察，他回答得也很厲害：

「小姐，這算什麼呢？讓我安心地診斷，只要他不擾別人，就讓他去罷。這原是生活的一條好規律，小姐。」

她從教授溫和的申斥聲中紅着耳朵回到待診室裏。病人像以前一樣不動的坐着，像以前一樣的微笑着。看護不時偷看他。她等待着那輪到他的時候會來到。那時候終於來到了。她叫不出他

的名字。她用手很小心的放在他肩上，說：

「輪到你了。」

病人即刻立起來，鞠躬說：

「啊，真的輪到我了嗎？」

教授請他坐下來，開始說：

「看護小姐告訴我，你不願意說出你的名字。那沒有關係，目前我們儘可以不管這一些。但是我想知道你的年齡和職業。」

醫生很注意的望着病人，病人也同樣注意的望着醫生。過了一會兒，他答道：

「年齡和職業，與病沒有關係。誰都會害着我的病。問題是你能醫得好我嗎，醫生？」

房羅點點頭，帶着鎮靜和善意的微笑說：

「我們要看，就讓我們的希望是如此。請問你的病情是怎樣？」

病人和緩地答道：

醫生你能醫得好我嗎

「我的病是沒有什麼症候的。」

教授又善意地自信地點點頭說：

「那末，那末，你怎樣希望我能醫治呢？」

病人用嚴重而又含着譏笑的聲調回答：

「你應該比我自己格外知道我的病情。你不是一個醫生嗎？你的天職不是減輕人家的痛苦和醫治人家的疾病嗎？醫生是不是人類之友呢？他不是只要錢，他還要幫助人。這話對不對？那末，幫助我，醫生！假如你……」

教授想了一會兒，然後請病人走到檢驗室，脫去了衣服。他聽了一回，又按他的脈，又做了那例行的一套手續。這些手續的確可以叫做一種禮節，因為他的主要目的是拖延時間，好找機會和這位古怪的病人談話。起初他得不到反應，後來纔突然發問：「你有結婚嗎？」於是他獲到答覆了。病人囁囁地說：

「結過婚。」

教授接着問：「離過婚嗎？」

病人：「她已死了。」

教授：「死了多久？」

這位古怪的病人離開桌子，從放在一邊的衣服裏拿出他的錶來看一看，答道：

「已有七小時二十分了。」

這回答更顯出那人行動的古怪。但是，還有許多是使人摸不着頭腦的。以前是看護，現在也挨到醫生，他很覺得病人的古怪而定神的微笑是值得注意了。那笑容並不像遮掩着苦痛，它反倒好像暗示着可操勝算的鎮靜。雖然如此，教授並沒有化去多少秒鐘的時間，注意病人這副奇特的笑容。他同情地拍拍這位不幸者的肩膀，喃喃說：

「啊，啊，我的好朋友，我極其瞭解你的遭遇……」

病人用驚奇的目光注視着他，回答說：

「啊，真的嗎？」

當病人在穿好衣服的時候，教授又問他幾句話，這些話立刻得到答覆。教授知道了那位死去的女人只有二十歲，這個男人是二十六歲。他更追問死的原因。回答是中煤毒。躊躇了一會兒，他又問：

「是一時失慎嗎？」

回答是「自殺。」

教授想，他不能夠，並且也不應該再去追問這件悲慘故事的究竟了。他是一個醫生，他得幫助人，醫治人，他並不是一個研究案情的法官。對於這精神刺激所曉得的理由，已是很夠了——此後他只須設法尋覓病人所受的創痕，究竟達到如何嚴重的程度。他於是請病人再坐下來，默然地望着他幾秒鐘。他依然覺得病人的微笑是神祕的，在那種微笑中，似乎還表現出一種好像孩子氣似的勝利的信心。他不得不力持鎮靜，以免胡思亂想，得不到什麼結果。終於他說：

「不錯，先生——我已詳細檢驗你的身體了，這也許不是必要的，我並不曾發現任何的病象。不過閣下的精神確實需要好好的調養。我來給你服些舒神和安眠的藥罷。我極希望你到療養院

去因爲……」

說到這裏他停下來，十分同情地看了這位青年的鰥夫一會兒。然後他繼續說：

「坦白地講，我看來你的情形很沒有辦法。難道說你在最初幾天的痛苦中，就沒有人能夠來照顧你嗎？」

病人放下他的凝視，隨又直望到醫生的眼睛。他問：

「爲什麼你自己不來照顧我？要說照顧的遇到，誰也趕不上你。你以爲對不對？你是一位醫生。你有一個高尚的職業。你獻身爲他人服務。人家都覺得你是靠得住的。人家都知道你不會害人，只會待人好。」

教授並不打斷他的話。他想：可憐的孩子，也許他太孤獨了，他得找個人來談談。但是他爲什麼會找到我呢？這真只有天曉得。他大概須服一帖安眠藥，我一定要給他。無論如何，他是非此不行了。也許最好我把他送到醫院裏，或者送到精神病療養院去。不過這也許不容易辦得到。那麼除此以外，我還能幫助他一些什麼呢？

他考慮着這一件事，終於不管內心的反感，就說道：

「如果你把這件悲劇的情形和原因向我說得再詳細一些，你的心也會可以稍為比較安逸點。我雖然以前和你不相識，但是我的心腸天生很仁慈。並且我們做醫生的人，多少也得當一回神父，聽受人家的懺悔……」

他剛說出這幾句話，心中就懊悔起來。他既不是一個心理分析家，那他又何必去鼓勵這可憐的人兒，說出徒然自苦的懺悔呢？然而話已出了，要收回已經不能夠了。不過這些話已經產生奇妙的效力——那以前不變的微笑却突然消滅了。房羅知道他的話多少已經緩解了病人的緊張。他提心吊膽地等待着回答。過了一回兒，病人終於回答了。

「是啊，當然我要告訴你。雖然我的確覺得難為情，但是這件事情的本身，在我在她都沒有什麼可恥。我之所以覺得不好意思的主要原因，還是爲了這件事情是太平凡庸俗了。你以前大概已經聽過一百次。等我走了，你會聳一聳肩，覺得這是一件多末悲慘而又平凡的事。你以爲是不是？」

房羅不知不覺皺皺眉病人嫌「故事」的平凡，竟惹起他的厭惡。那人突然對他有種不滿的

印象。他似乎多少有些不測的心思，就好像瘋子一樣。教授很想離開他。但他終於用很嚴厲的語氣對這病人說：

「我對於那些新奇的故事，並不發生興趣。我請你只講你自己的事，假如講了之後，你的心上覺得舒服一點的話。」

病人默默地坐了幾秒鐘，心思很重。

然後他嚥了一口唾液，點點頭說：

「是啊，講了出來，多少總可以安我的心。她和我已經結婚了三年。我可說我們的生活是過得很愉快的。我除了她以外，再也不想別人，我敢相信起初她除了我以外，也不會想別人。不錯，我們當然是很快樂的。不過，去年我被逼得不能不讓她一個人過了很久的日子。那時她就結識一個我所不認得的男子，她竟愛上了他了。你以為她能抑制得住嗎？你以為誰可責備她嗎？」

教授勉強地回答：

「對於那種感情當然不能責備她。那是不招自至的。這只是一個如何抑制感情的問題了。」

病人點點頭繼續說：

「你的理解正和我一樣。不過，她並未抑制她的感情。但是請聽！此中情形有可原諒的地方。他是一位著名人物，比我自己要闊氣得多，又很漂亮。你也看得出，我不是一個漂亮人。而且他想盡種種方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不惜用了所有的力量，計謀和手段。我相信他做這件事的聰明，正不下於做別件事，不過，在他那方面，是沒有真愛情的。後來她纔明白這一點。但是她真美麗，十分美麗。我的意思是說她生前真是很美麗。你要看看她的照片嗎？」

教授微露拒絕的態度，但青年已經取出照片，丟到教授的手中。他看了照片，就把它拿着。病人靜默了幾分鐘，然後繼續說：

「她的確不是很美麗嗎？他愛上她，那是不足詫異了。但他為什麼不能讓她安逸點呢？他既有這末許多的女人，而我——你大概很知道一個『窮人的母羊』這個故事罷。那就是我的故事了。」

他豎起兩道眉毛；這兩道眉毛就好像一張苦臉上的兩個諷刺的引號。他大聲疾呼說：

「你為什麼不給我一杯水呢？醫生？你既然是個醫生，是個人類的朋友，瞭解人性，你總應該知

道我胸中如何作惡罷。聽了我的故事，你可有點感動嗎？那末你再聽下去罷！我不必告訴你，那個人不久就拋棄了他所捕得的東西。那原是意中事。她不過是大人物感情生活中的一個美麗的幻象，一個小小的裝飾物。然而對於她，事情可就兩樣了。你知道我怎樣發現那件事情嗎？其實我自己並沒有發現，是她自己來把整篇故事告訴我。那是一件誠實的行為，但也不是完全誠實的。她對那人的愛情克服了她，破壞了她的意志，破壞了她對我的關懷和憐憫——總之破壞了她的一切。她不能自己忍耐得住了。她需要一個知己，可以盡情吐出心裏的苦痛——但是除了我以外，再有誰呢？」

他喝盡一杯水，仍用同樣迫切的語氣繼續說：

「當初我怎樣處置這件事情，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正如我所說，母羊——每個人都可瞭解。但是後來呀！她開始期待，夢想，忍痛，傾心地愛，傾心地愛——但是並不爲了我。她寫信給他——可是得不到回信；她跑去看他——可是不會被接見。她讓我分嘗她的失望。可憐的小東西，她對我真有些殘酷。那是她的過處嗎？她的行為她可不能負責。何況她只有我一個知己。那麼究竟是誰的過處呢？你，照你對於人類天性和人類愛情所知道的智識判斷起來，責任應該歸於誰？那是

我的過處嗎？我應該有所舉動嗎？我應該請求離婚——正如普通所謂還她自由嗎？但是醫生，離婚以後她將怎樣呢？她只有一個我啊。你以為也許那個大人物會娶她嗎？他有這許多別的女人，他已厭倦她了——他，他在不負責任地偷香竊玉的時候，不要她來打擾。他會娶她嗎？你想他會這樣嗎？你難道會這樣笨嗎，我親愛的醫生？

「那末我應該怎麼辦呢？你一定曉得，我想過許多辦法，許多辦法。最後我想：你應該親自到那個人那裏去。我們必須想出一個辦法，把我們之間的事多少解決一下，愈圓滿愈好。他是一個成年人——而且又是一個名人——他當然能對他的行為負責的。略他不能害了兩條性命，然後像一個偷了果子的小孩一樣逃跑了。好，到他那裏去，因此我就決定，並且當我決的時候，我自己以為是了不起的。不過醫生，像我這樣一個低微的人，究竟不會怎樣了不起的。他缺少魄力。既是人的話，就應該做個大人物……」

「第一著我就犯了一個不能原諒的錯誤：我告訴了她我要怎樣辦。她打算阻止我。要阻止可憐的小東西——她並不要阻止我，她是假裝的。她只心裏發抖還是帶着未了的希望。你看，醫生，雖

然她是並不愛我了，但我是她所有唯一的人——是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人。我看出她的快樂。她的快樂燒焦了我的靈魂，我承認，刺傷了我的心坎。我氣得要跳起來，大發作一場，但我節制我自己。於是我又犯了一個不能寬恕的錯處。我對她說：或者我使他到你這邊來——或者我自己永遠不回來。那時候我們的日子，實在再也過不下去了。」

病人突然立起來，靠着寫字檯，從教授手中拿過照片，貼近她的面孔，親熱地吻它，然後放進口袋裏。他又坐下來，疲乏得沒精打彩。他繼續說話，但是他的聲調不再像以前那樣的輕快，也是疲乏得沒精打彩了。他說：

「不，我沒有這樣的能力。我不能。我把我的力量，我的勇氣，估量得太高了。我在前天離開家。我在他住的地方徘徊了一整天。我並不上門去見他。我不能。另一方面，我又不能回家。我不忍看見她，甚至不忍聽見她的聲音。我到了一個旅館。我很知道她極其焦急並且熬着痛苦，所以我想：明天罷！明天我一定要去見他。明天是你最快樂的日子，今天不妨受些小痛苦。我不是早已想到她的痛苦麼？當然啊，醫生，我想到……—

他又拿出照片來，很快地看了一眼，隨又放進去。他用更加尖銳的聲調，更加迅速地繼續說：

「嘿，醫生，昨天的故事還是一樣，我不能！我徘徊着，徘徊着，徘徊得我頭昏目眩。我滿身是汗。我打電話給那個人，想從他的聲音中想像他的人格。來接的先是個下女，後來他自己來了，我卻掛起聽筒，溜出了電話間。我甚至不敢聽到他的聲音。啊，醫生，你是知道的，無論如何他是我勝利的情敵——這個大人物！最後我咬緊牙關，下了決心，真的走進他的屋子。不想到了樓梯上，我又懊悔，不能不回頭退出來。」

「嘿，醫生，第二天還是像第一天一樣。我不能，不能，不能。我在他們倆——她和他——之間漂來漂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的良心纔提醒了我。我不能再讓她在那裏一味心焦。我至少得對她說，對她解釋。但你已經知道——這是太遲了。在這一方面，已是毫無別法了。你醫不好她，你救不了她的痛苦——她自己已經解決了一切。至於我，我倒有一個問題要想一想，有一個謎來消磨我的空閑和一個個睡不着的晚上。對於她的死，究竟誰該負責？這是他的錯處呢，還是我的人？對於這件事，兩人都要負責，或者三人都要負責——她也逃不了過失，可憐的小東西。然而誰是真兇手？」

呢？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你用你對於人性的智識，你這位人類的朋友？」

病人立起來。

「好罷，現在我得走了。你對我很有耐性。我說話的時候不算少。這是因為我要把我的感覺，給你一個清楚的觀念。一個醫生，如果不要辜負他的高尚的職業是不該過於正直的。現在我再問一次——你能醫得好我嗎，醫生？」

大家都靜默。病人向教授走近幾步。他用沉着的、疲憊的眼睛望着他幾秒鐘。他說：

「醫生，我可以告訴你一些事嗎？你的情形似乎很沒有辦法，我也沒有辦法，但是今天我並不在那個地方徘徊，今天我並不走上樓梯又退回來，今天我有勇氣了，今天我敢逼視你的眼睛，你這偉大的，偉大的人物。」

一個病人離開了房間，另一個病人留在那裏，在他的大靠手椅中縮做一團。

——一九二九——



只有一隻手

Elin Wägner 作

「你說誰要見我？」

「一個工女，一位女士，——像是彼得生，斯溫生這一類的名字。」

那位主筆常接見這種客人，並且他老是這樣地隨時引見他底讀者，甚或在他寫的一個字還沒有寫完的當兒。當她進來時，他從他底寫字檯邊立起來，他底手又伸了出去。他定以為她在那兒懷疑他會不會伸出手來，因為他知道在這裏有許多人不以為與上流社會的人握手是件當然的事。

那少女漲紅了臉。

「我不能握手，」她說。

「你不能嗎？」他說，縮回了他底手，「那末我錯了什麼呢？」

「這不是因為你錯了什麼，只因為我沒有手。」於是他急促地沿着寫字檯走過來，走到她底面前，把手按在她底肩上。

「噢，就是你嗎？我沒有立刻……請坐。」

他把她推至寫字檯邊的椅中坐下。「現在你告訴我，你為什麼到這裏來。我可以再替你做些事嗎？」

聽到那個「再」字時，一絲微笑浮在她底唇邊，但又立即變為愁容。

他是見到的，但在她底臉色還沒有變得卑恭懇求的時候，他可以不必十分注意的。

「再做些事嗎？是的，先生，如果你願意，你當然可以，並且我希望你願意。」她以一種失望的聲音調加上這句話。

他預備立即允許她做些事，以免延長對晤的時間。這位進來的少婦是殘廢的了，她剛纔受過劇烈的肉體上的苦痛，還帶着苦痛的神情，這不免激刺了他底神經。他曾經為她發表過文章，然而他的用意是要刺痛別人底心，而不是他自己底心。

但他並不要她到他跟前。

「你爲什麼懷疑？」他問。「當你讀我底文章時，你不知道我是你底一個朋友嗎？」

她底回答使他有些吃驚：「他們說你決不反對任何事情的。」

「真的，」他笑着回答，因爲他以為她並不十分了解他底文章底用意是什麼。「但是這是由於他要反對，所以纔暴露了那些不真實的事情。你當然不要我收回昨天我寫的那篇關於你的東西。」

「是的，正是那篇東西。」到底她設法說了出來。

「呀！」他喊起來，十分吃驚。「那末難道你不曾失掉你底右手嗎？」

她把她底包紮着的臂從媛手筒中伸出來放在寫字檯上，且接着說：

「但是這事件底發生並不像你所寫的那樣子，所以……」

他自己惱怒地想這是一個說話如何吞吐的婦人，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她是在哭着。

「好，那末這是怎樣的呢？」他底問話的聲調比他所願意發出的更爲和善。

現在她用地底左手交給他一封信，這封信是她早就預備給他的。信封上的地址已給淚痕沾污了。

「不要緊，我知道這是給我的，」他和藹地說。裏面是一封打字機打好的信。

關於二月前斯維工廠意外事之大文昨天在貴報上發表者係出於誤會所致。

他突然地仰望那女子，她低頭坐着，他底兩眼因此看到她頸後的披露在帽外的柔順的小卷髮，這是在短髮流行的時候所難得見到的。

此項誤會如何而起，殊非鄙人（誰？嘎！監工）所悉，但鄙意以為先生必願改正之。沙愛納·卡而生女士於試開一新切車時受到重傷，乃係事實。但此事之發生全出偶然。其時機器正在轉動而電燈忽熄，卡而生女士因於此機尚係生手，以致惶遽間，手近機器之切刀，而被重傷。此不幸之經過與經理先生之到臨無關，因彼到臨時已在此事發生之後也。其時在場者僅只鄙人一人。

經理部允於法律所規定之時期外，繼續照發卡而生女士之工資，目前則擔任其在殘廢院

中之費用。將來經理部擬照女士以前所得之工資，重僱女士。因彼既無控訴經理部於法院或輿論界之理由，故此舉之不早宣布，並無可疑之處。如尊論所云也。卡而生女士對於經理先生傳佈僞消息之失檢，以及由於尊稿而僞消息傳佈更廣之一事，且最先表示嘆息也。

監工卡而安得生啓

主筆將信重行摺好，放在檯上的鎖紙下。

他想這封信是經理自己擬稿的，他更好生奇怪，這位經理是他底舊敵人，現在爲什麼這樣客氣呢。他爲什麼不借此機會來同我爲難呢？這意外事件是起於經理先生乘女工正在機旁的時候，吻她頸背，如果說這是無稽謠言那末，我豈不是誹謗經理，應該送入獄中了。

「卡而生女士」他突然高聲說。她嚇了一跳，但是他卻正希望她如此。也許不幸之事發生的一天，她也是這樣的……

「爲什麼那監工代你寫這封信呢？」

「哎，我和他訂過婚約的。」

只有一隻手

「噫，在這樁事件發生之後，他豈不是要同你解約了？」

「只要你發表這封信，一切都還可以照舊的。」

「真的嗎？他把這封信作為不解約的一個條件嗎？他這樣做實在不大好，如果我是你，我決不再去顧到他。」

「哎，你可不能十分希望他和一個一無所有的只有一手的女子結婚呢。」她為他辯護。

他迅速地思想。照這封信所說，她將照以前的工資重被僱用，但如果我不發表這封信，那經理部或者是不會這樣地允許她的。他們在表示普通的人道之前，却在那兒講條件。他們逼那監工把這篇故事另加改竄，他們嚇他，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們就要使她名不一文，因此他不得不叫她到這裏來編上這末一捆謊話，而以解除婚約作為恐嚇。

「我了解了，」沉默了一分鐘後他說。

她不喜歡他這樣說。「了解」正是他所不會了解的事。

「啊，先生，請你把這封信登出來，登在一個較好的地位。」她遲疑地說。接着她站起來，但他把

她又推到另外一團椅上坐下。

「如果我登出這封信，我必須加上幾句話，我必須對讀者說明我底一切消息是從紡織工會底書記，你底哥哥處得來的，卡而生女士。他以前會要求我把這事登出來，我當時沒有答應他，因為他也是斯維工廠底職員，但是現在看來，這件事是不能不登出了。我想這種矛盾不會增加你家庭底和樂的。」

「不，你不能這樣辦的！」她喘着說。

難道你要我做得好像我製造了這全部的故事嗎？那是絕對地不可能！」

「呀，但是先生，你是這樣地有勢力，你可以做你所喜歡的事，你不是任何人底僱員，所以就是這樣做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搖搖他底頭。「萬萬不能！」

「但是先生，你以前不是寫過，每個有心人都要為沙愛納·卡而生痛心的喲！」

「痛心是的，」他回答「不錯誰將痛心呢？」

那女子不答，僅向門口走。

可是，他把她追回來，利用他超人智識底力量對她說：「不，你現在不能跑到你情人那兒去，目前這事情須得先解決。」

她底肩膀在他底手掌下發抖，好像一個小鳥。

「我沒有什麼旁的事要解決。」

「有的，你可以說出這件事實底真情來。」

「是的，可是……」

因此她重又在椅上坐下來，他問她一大串的話。他知道精選的問句的力量，因為大多數人都是無可奈何的受罪者，他們不能替他們自己辯護，他們不會又快又妙地說謊話。

事實正如他所料想的，她哥哥所說的都是實話。

「那末你承認這些事情了，監工一定要你把這封信帶來，因為經理部把登載這信作為他們履行契約的交換條件。是不是呢？」

這一問句也許對於這女子太複雜了，也許她知道答錯了話是非常危險的。她望着主筆，她受驚的兩眼含着無聲的懇求。他拍拍她，使她安心。他無須再麻煩她，他已知道得很足够了。

這是怎樣的一樁故事！這事件比那不幸事件底本身更壞了。如果一個男子因為自己偷吻了一個女子底粉頸而肇下一樁意外之事，那可不能用來攻擊資本主義。但是假如她不把那不幸事件的責任歸於她自己過敏的神經，他們便使用取消重復僱用的約言來恐嚇她，那末（他想到這裏，很高興）我們便看出金錢底勢力，金錢底殘忍及金錢底過失了。可是，經理先生啊！他也祇能做到如此地步，他別無餘技了。

「你住在什麼地方？」他熱烈地問。

突然間她不敢回答。她覺得這次訪問底結果非常使她失望。

「你要做什麼呢？」她問。「啊，先生，你沒有一些兒可憐我的心嗎？」

他當然沒有。

「那末，好，你底哥哥住在何處？」

只有一隻手

「爲什麼？」

「我們到他那兒去商量這件事情。」

「但是，但是你們要做什麼呢？」

「要做驚天動地的事，這是自然啊。我們將對那經理宣戰。我們要使他替他底愚妄付出代價。」

「是的，但是正爲了要使他給我付出代價，所以你必得把信登在報上啊！」

哈，現在他底衷心話也來了。

「這有別的辦法。我們可以強迫他。如果你控訴他，他會敗訴的。」

「我得控訴他嗎？但是我不能，決不，呀，決不！」

她想，現在我又遇到了一個狂人了，不過是另一種的。

他一面作吹嘯聲一面穿上他底大衣，他告訴電話接換處，他要出外了。他底聲音非常歡樂。她望着他覺得無可奈何地厭惡。他在幹些什麼？難道去損害一個祇有一隻手的女子是他的一種歡樂嗎？她想到這裏，已經失去的手指好像在彎曲地動着。

她奇怪，男人們在幹些什麼？他們大家都說要幫助我。經理答應了許多許可，安得生又豪俠得很，誰也比不上他。我底哥哥亦復如是。那個人又寫些什麼爲沙愛納·卡而生痛心咧！現在他們卻忽然互相衝突，只想找個機會來鬥爭，其餘一切都不顧。對於我怎樣呢，他們全不管。可是究竟失去一隻手的卻是我呢。

那主筆走近跟前，攔住她底臂，宣言道：「這將成爲一審事。會有許多論文和會議，開會時你須到場。你的友伴們會來幫你忙。」

「可是我不要這樣，一點也不！」她反對。

這時候她好像又被一座機器所攫取，要把她底殘軀撕得四分五裂了。

「是的，自然，你要這樣，」他對她說。

「不。」

「但是你要人家幫助你，是不是？」

「是的，可是不像那種，不是那樣式的。」

「你須得在你底哥哥和我所決定的任何方式中受人家底幫助。啊，我忘記了那封信了。不用在此等我，你也許會溜走的，你得同我一起到我的辦公室。」他握住了她底臂。

「還我那封信，」她說，伸出她底沒有手的臂。

「啊，不，我親愛的孩子！來，我們坐汽車去。你底哥哥住在那裏？」

「我不要去！」

「你必須去。安靜些。這驚嚇底最初的感覺會即行消逝的。我們會教你勇敢。你會知道，有人幫助你的時候，你會怎樣地勇敢啊！信賴我罷！」

「但是安得生，他將說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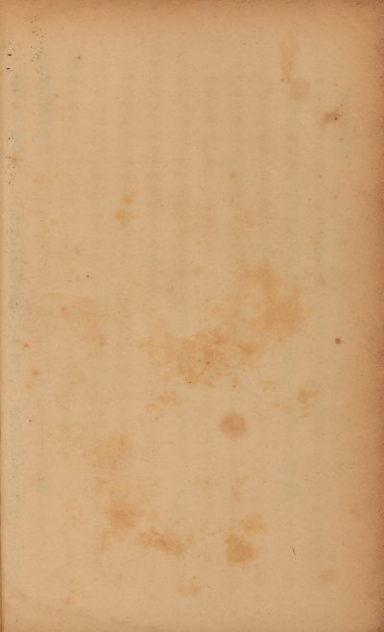
「最好你不再去見他。他是個賣友者，但他會受到他所應受的罪的……且不要哭，你會有別一個情人的。」

「啊，竟要這樣麼！」她掙脫了她底臂，開步就逃，可是徒然。不一會她是在一部汽車中了。

「那末，」主筆說，「什麼地址快說！」

爲了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地方選舉中，這位主筆獲得了一個位子，可是沙愛納·卡而生卻就此終生犧牲了。

——一九二八——



古墓琴聲

Marika Stiernstedt 作

(一)

海濱小鎮在夏季裏充滿着遊客，但一到冬季，卻是靜悄悄的。所有夏季的飲食店都關門了，浴場也閉歇了，公園裏顯得寥落而又荒涼。可是孩子們依然像平時一樣嬉戲；他們在吃飯的時候從校舍裏湧出來——到了冬季便是在太陽下山時——有許多學生抄過教堂的墓地，回到家去。

教堂在市鎮的中心，教堂旁邊緊接着墓地。這墓地已經是很古了，因為人家早已不用牠，並且有好多年沒有人來下葬。墓地裏最老的十字架，到現在已不在標識一個丘陵，祇從覆着草或雪的地面上伸出自己，好像那年代久遠的舊式裝飾物。長眠於墓下的是誰，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關懷；因為以前曾經熟識他們的人，現在自己也已物化，或者離開了小鎮而被人遺忘，猶如他們忘卻他們的前輩而他們的兒孫，都散處在各地了。

但在這些古老的十字架中，卻有一個鐵質的，裝飾得很華麗——那是縣中一家老鐵店的出品——還附着一個傳說，全鎮的人都非常關心的把這唯一的傳說保存下來。幾乎沒有一家人家，不牢牢記住這個傳說，往往在昏黑的冬夜想起了它，便講給熱心的聽衆。孩子們從學校裏經過墓地跑回家中的時候，他們就想着這個傳說；在黑雲密佈的暴風雨天，當巨浪撲岸聲和颶風吹樹聲比平時更響更猛的時候，他們就加緊腳步，無論如何不敢在那裏停留。只有膽子最大的人，纔敢追究這座墳的故事到底是怎樣的，因為大家都說常常聽得狂放而又憂鬱的音樂從墓中發出，那悲切淒涼的調子，就像哀怨的琴聲。

在我們所說的那個十字架上，依舊可以看出華德霍姆·愛維拉與華德霍姆·瑪希達姊妹的名字。名字上面，刻着兩隻緊握的手，手上塗着一層金色。顯然地，這個紀念物保存得比其他紀念物好，因為華氏一族在鎮裏已經住了一百多年，雖然他們在大路旁的新墳地中各有家墓，但是這兩位姊妹的長眠之所，卻永被尊敬。她們倆大概是華德霍姆船長的祖姑母。華船長以前在海上營生，現在已經八十歲，靠著卹金過那退居生活，他也是鎮上住得最久的一個人。

這兩姊妹的故事是這樣的

某一冬天——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的冬天——當航海季節告一段落時，有個海上謀生的客人，據說不是德國人，便是法國人，或者也許是西班牙人，到鎮裏來住過幾個月。那時候，所有陸地的交通，困難到人所想像不到的地步。甚至到尼肯的公路，現在是省中一條主要鐵路的起訖點，那時也幾乎梗塞難通。原來自從新近與芬蘭戰爭以後，全國都很貧窮，什麼事業都廢止，當然道路也無人修理。但是這位外客也許是喜歡這個樸實的小鎮，於是就在華氏的屋子裏住下來。這屋子是鎮中最好的一座，那時候的屋主是一個製革匠。

製革匠的家中毫無生趣。獨養子被迫從軍，算他幸運好，挨過戰事，不會受傷；但當軍隊在嚴寒中乘船回到瑞典的時候，他和他的同伴不得不住在一隻久泊於瑞典京城斯多克歐姆口外的駁船上，那船上又鬧着一種神祕的怪病。這些人像蒼蠅一樣每天一批批死去——真是一樁可怕可羞的事情。不幸華氏家裏的年青兒子也在犧牲者的一隊中。

我們很容易想到這位客氣的外人對華氏家族表示深切的同情；我們也很容易斷定華氏

裏雖然充滿着淒涼，而他依舊很快樂的住在那裏。但是使他能够舒舒服服過了冬天的，完全裏那兩個美麗的姑娘。

那時愛維拉正是二十歲，她的臉色雖然慘白，卻很文雅，簡直可以比作弱不禁風的百合花。她的卷髮像墨一般黑，她是如此動人，所以有一個星期日，她到教堂遲了一些，百合花般的雙頰不免微微泛起紅雲，那時祈禱的信徒正在唱第一首讚美詩，大家望到她那無法可以形容的美麗，不禁都停止唱歌，默不作聲了。至於瑪希達，比她姊姊小兩歲，可愛也不減於姊姊。這兩姊妹如果不住得這樣遙遠，地方上一定會有最高貴的人來向她們求婚——至少是伯爵，也許是王子——她們並且還會得到華貴的地位；至少鎮上的人都是這般想。

這位謀生海上的生客，雖未自稱伯爵，但是他的一舉一動都表示他在隱瞞他的真正的身分。他的態度極其顯赫，用錢尤其隨便。不久大家都知道他在耶穌誕節送了極貴重的禮物給兩姊妹，都是外國帶來的珠寶。他並且還是風流倜儻的美少年，够得上向製革匠無論那一個女兒求婚的。兩美之間他要選定哪一個呢？這成爲鎮上極有興趣的一個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極難

決定的。他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陪伴這兩個姑娘，聽受她們的唱歌和奏樂。她們彈小瑟，也彈豎琴，尤其是豎琴是她們倆的特長。他要是和她們親暱的時候，便時常在小酒館裏消遣，也許這樣可以幫助他沉思，沒有人來打擾他。飲酒與賭博，似乎都是沉思的必需品，他甚至偶而和當地的女子開些小玩笑，在幹這種玩意兒的時候，他的嫺熟也正不亞於鎖上其他的青年。

過了不久，姊妹倆互相答應保持着祕密，又流了許多眼淚，經過許多歎息，纔彼此承認對於這位生客都抱着無望的深情。可是她們自己正爲這一層，更加親熱，誰也不願佔誰的先。她們彼此搶着要爲了彼此的幸福，慷慨地推讓。

「你年紀最大，」瑪希達對愛維拉說；愛維拉回答：「但是最親愛的妹妹，你年紀最小。」

姊姊和妹妹，究竟誰應該去享較大的幸福，這是很難說。每一個心中都燃燒着火一樣的熱望，要想得到幸福，但同時每人又有更高的熱望，想超越個人利害的圈子，爲着另一個而犧牲了自己。這問題終於由這生客自己解決了。當春天到來，停了一冬的船又要出航的時候，他接受了那第一個自身降臨給他的機會，他對於愛維拉或瑪希達都沒有提出確實的求婚，就悄然而去，並且

永不回來了。

人們立刻發現他不但對小酒館老闆欠下很多債，還向各方面借了許多錢。他單靠着在裁縫店和皮鞋店裏賒賬，好把自己裝得很漂亮，而且自從年頭起，就不曾付過華氏的房租。最重大的事情是，第二年夏季，小酒館的侍女美嬌，生了一個男孩，她說孩子的父親就是這位生客。

所以他不光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說謊者，他還是一個冒險的騙子，因為他曾經允許過美嬌無論如何要帶她到他的本國去。他簡直是一個流氓，一個欺詐者，一個無恥的外國人。

華氏姊妹倆關起房門，整天在那裏，不和哪一個說話。不論誰來訪問，都不接見，她們的母親費盡了心機，苦苦勸說，纔使她們稍進飲食。她們一小時一小時的生着，各自說出對於離人的回憶，她們彼此比較之下，纔發現他對於她們所說的話是完全一樣的。他對她們都訴過愛慕之忱，他對她們都誇過自己高貴的地位，在弗蘭克福的錢財，在安達留西亞的城堡，以及那聲勢顯赫的朋友。他曾經吻過她們，擁抱過她們，並且要求過每人都得宣誓保守秘密，免得另一個受到無謂的痛苦。他騙她們曾經寫信給他的弟弟，請他也來瑞典，好設法讓那不能和自己結婚的一個姊妹，得到

一個富裕漂亮不亞於自己的新郎。

這自己甘心做囚犯的兩姊妹，一小時一小時，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的坐在那裏，喝乾了誰人賜給她們各自一份的苦酒。她們互相緊緊地擁抱，緊緊地握手。有時候一個突然跳起來，猶如絕望者的瘋狂，有時候音樂的聲音會來自深閨，那靈魂的劇痛傳出自己在傷心的調子裏。

因此，星期變成月，漸漸地月又變成年。她們倆過着囚犯生活整整有十個年頭。再也沒有人能夠在外面看見她們。她們的精力遂漸消逝了，到有一個秋天，愛維拉因為不能再挨那拖延的痛苦，病死在床上。同年聖誕節，瑪希達也隨她而去，她最後說出的遺囑，是把那張她們常常為負心人彈奏的豎琴，陪葬在她們的墓中。

這豎琴引起教會和官廳的詫異，因為地方的檔案裏還可以找出關於此事的文件。這死去姑娘的志意終於受到人們的尊重，自從她死後，兩姊妹的琴聲時常從墳墓的深處升起，帶着形容不出的悽苦和荒涼。

一九二八年間，那位學堂裏的教師說，「西北的狂風在教堂墳地的榆樹林裏咆哮，或者在鄰

舍的屋瓦上哀號——或者定風針的輾轉作響——或者這些聲音一齊發作！那末，你就得到這奇事的全部解釋了。」他又說，「幻想，自己的暗示，以及活着的人們所有的通常的迷信更把這地方從世上重大的文化中心隔離開去。」

這教師是一個年青的大學畢業生，得了文學士的學位，知識很好，並且很有自信力。他坐在旅舍的咖啡間裏，這樣地發表他自己已經確定了的意見。但是那些人親自耳聞這奇異的音樂總要舉出一大堆的證據，還有一羣的新近對此發生興趣的人不斷地要上這座墳地去，希望自己可以在那裏聽到一些什麼。

(二)

一九二八年的教員，那年青的文學士，最後竟親自前往這神祕場所實地攷察。經過情形是如此。

整個秋季，他始終耐性教授各班學生。他擔任這個職務是臨時性質的，實際上他乃是一個代理教員；凡正在繼續用功，想求更高學位的窮學士，如有機會賺一些維持生活的費用，當然是樂於

從事的。因為現在不比從前，從前只要年青貌美，舉止高雅，就能在每一個旅舍中獲得歡迎，在每一個窘迫之時獲得接濟。這位教員每次對着鏡子，很明白自己的容貌即使與古時最風流的英雄比較，也是毫無愧色的；雖然如此，他卻並不浪用自己的幻想，或耽沈于「男性美也是一種資產」的妄念中。他絕對沒有這些意思，他一味努力工作：日間盡力設法把規定的功課灌輸到那些孩子們的頑鈍的腦海中，晚上就竭力記誦自己應試的功課。

正如百餘年前的那個外國人一樣，他也寄寓在華德霍姆一家的屋裏；但是他與那位紳士不同，他是按期把房金付給他們的。那八十歲的老船長華德霍姆，有一個年方二十的孫女——名叫麗地亞——替他管理家務。麗地亞·華德霍姆並不是一個纖弱的，百合花似的少女；她生得不很美麗，然而卻很可愛：玫瑰似的而頰，蔚藍的眼睛，強健的體格。她氣力很大，能挖掘馬鈴薯；對於家庭中的一切日常工作——如洗衣、煮飯、洒掃、搬運柴薪等等——她都十分擅長。

有一天，教員在窗口望見麗地亞正在把一大袋木柴搬到廚房裏。他立即奔出去，從她的懷中接過那袋硬柴。

「我要把那放柴的箱子裝滿，」她說道。

因此，他就接連搬運了好幾次，直待把那箱子裝滿。

她向他道謝。自此以後，他常常自動出來，代她搬運那些沉重的，大捆的硬柴。這樣接連幹了好幾次，每逢箱子裏的硬柴告罄的時候，她竟會毫不拘束地跑來請他幫忙了。他呢，總是很願意爲她效勞；在搬柴以外，還替她當了許多別的小差使。

教員並不在家裏進餐，他跑到外邊館子裏去吃。可是有一個星期日的午後，麗地亞卻請他進去吃點心和咖啡。他欣然前往，嘗到了麗地亞所做的各種點心——不是略嘗少許，他竟狼吞虎嚥地吃了一個飽。在喝了咖啡之後，老華德霍姆從一個碗櫃裏拿出一個黑蠟封閉着的瓶子，請他喝一杯友愛的酒。爐火熊熊地燃燒，酒杯也像高興似地泛上汽泡，麗地亞穿着星期日的服裝，而老船長講着他在海洋中冒險的故事。一切都如此快意舒適：就是一個很難取悅的人也會覺得很愉快，何況一個在海濱小鎮暫充教員的苦學生！對於我們的教員，那簡直是一種福氣。

他不能抽身走開，他繼續坐着，直到最後麗地亞只好請他吃晚飯了。飯後，那有黑色封蠟的

瓶子又出現了，他們又喝了幾杯甜酒，老船長又講了幾只動聽的故事。最後他就講到那並不發生在中國、巴西、南洋，而是發生在他自己家裏的愛維拉和瑪希達姊妹倆的故事。

「你曾經到那墳上去看過嗎？」老船長問。

教員從來沒有去過。

「你從來沒有聽人家講起這故事嗎？」麗地亞問。

「不聽好幾個人講過。」

教員對麗地亞看了一眼，他看到她臉上好像被一層暗影籠罩着。不過，他以為這是由於疲乏，因為時候確已夜深了。雖然他明知道現在他們正在想他站起來，說幾句得當的話，向他們告辭，可是他並不這樣做。他竟憑着年青人的大膽，用那從未見過的攻擊，因襲信仰的辦法，發表了他的見解。他說，所謂琴聲，實際上乃是西北風的哀號和生鏽的風向雞的輾軋；接着，又說到迷信和胡思亂想，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最後他纔高傲地，輕輕地笑了一聲：「雖然我也承認這是一只優美的，浪漫的鬼怪故事。」

那稍有八十年的智慧的老船長，驚異地凝視他；麗地亞冷冷地，堅決地說道：「我親自聽過墓中的琴聲。」

對於這話，教員並不作答，因為他不便說這是不確實。然而他也不能拋棄他自己的立場，因為他有大學的知識做根據；不過他如果要辯護，就算無禮了。麗地亞曾經親耳聽過那從她的兩個會祖姑母的墳墓中發出來的琴聲，所以也就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教員覺得臉上有些發燒，他伸出手去把酒杯拿起來，一口喝了杯中的餘瀝，站起來，謝謝大家。可是這時候，老華德霍姆的心理已恢復原狀，在放走那年青人之前，給他一個著力的打擊：

「親愛的，年青的先生啊，你對於自己是信仰很深的；可是世界上還有無數的事情，你一點也還不知道哩。」

這句評語雖很嚴厲，可是麗地亞也並不去緩和牠。她想到她以前曾幾次三番想親自把這美麗而悲哀的故事告訴那和善的，漂亮的，年青的教員；她想到，她以前在忙着家務的時候，常常想到這個故事一定會把他和她彼此拉得更近一些，因為由於她的家世，她自己幾乎也是這故事的一

部分啊。

不料他竟絲毫也沒有顧到這墳墓！

他突然像似和她離開幾萬里；好像是一個站在大洋彼岸的人。他道了一聲晚安，就走了；這一夜，麗地亞上床後，好久纔睡着。

第二天，她沒有看見他；但到了那個星期將要終了的時候，箱子裏的硬柴又完了，她就鼓起勇氣，照常去請他幫忙。

「我早就想到的，」他說。

「你早就想到什麼？」她問。

「硬柴將要用完了。」

看他的神情，他們中間像似絕對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第二個星期日又來到；爲什麼不該再請那優美的年青人進去吃茶點呢？他欣然前去，大嚼咖啡，大嚼點心，而華德霍姆老爹又大講他的動聽故事，而最後又講到了那兩姊妹的故事。老爹的記

性不大好，他絕對記不得究竟上次他講過些什麼。這次教員很聰明，他一言不發，始終點着頭，表示聽得很有味。因為上星期，他已得到不少教訓了。

麗地亞坐在旁邊，眼始終看着地上；她的神情似乎在屏氣。因此，一切就都很順利。

(三)

可是在星期一，麗地亞卻從窗口望見教員同着領港人阿蘭特的女兒在街上散步。阿蘭特女士和麗地亞是小學裏的同學，而且是多年的密友。她們倆因為都沒有同胞姊妹，所以彼此是以姊妹相待的；她們間無所不談，她們曾經約定彼此無論有什麼事，都不許隱瞞的。雖然如此，當麗地亞看見阿蘭特女士說了幾句話，教員就笑起來時，她的心中卻突起隱痛；她不禁想：他們也許在拿慕中的琴聲來開玩笑吧。

這天天氣很好，東方有柔和的微風拂面吹來。教員已把他的皮帽子推在腦後，露出他的前額。麗地亞看見他的美麗的眉毛，由白皙的前額反襯着，好像兩道烏黑的條紋，而他的奕奕有神的眼睛，都在這兩道美麗的條紋下面閃爍發光。阿蘭特女士是商業銀行分行裏的職員。銀行關門的時

開很早，關門後她就毫無拘束了，而麗地亞卻一天到晚有事做。「有些人的生活是多麼適之呀！」麗地亞痛苦地想，「而還有些人則……」

她跑去看看那放硬柴的箱子，卻還有半箱硬柴，她就砰的一聲關上箱蓋。

到晚上，她正坐着，在房裏修補老爹的絨線衫，教員卻自動地來了。他說，他很想知道，他能否在她家裏吃飯。「至少是早餐？」

「館子裏的膳食不好嗎？」麗地亞很冷淡地問。

那也不能算是怎樣壞，他說道，不過他每天往來於寓所和學校和飯館之間，要費去許多的時間——雖然距離不很遠，可是終覺得……

麗地亞說：「就也不錯，可是你怎末倒有時間去散步呢！」

教員說，他很愛散步，不過那必須是一種正式的，長距離的散步。

「今天午後，我見你和阿蘭特女士同在外邊，」她說，「那是一種正式的散步嗎？」
「是的，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少女，那末活潑！」

麗地亞禁不住說：「她也不相信幕中的琴聲的，是嗎？——至少在目前，是不相信的！」

「我不知道她信不信。我們並沒有談到這類嚴肅的問題。」

「唔，不管怎樣，我想我們恐怕不能供給你的膳食。」最後麗地亞纔眼看着別處，這樣說道：「別人要說閒話的。」

頭腦簡單的教員並沒有想到這一層。他聽了這句話，就沉默下去；他怕又說錯了話。麗地亞的神情有些難以捉摸，這好像可以證明他的疑懼確是事實，因此他又狼狽起來了。

「麗地亞女士啊，自從你許我為你效勞以來，已有好久了，」他這樣說：企圖挽救當前的局勢。「你當然並不把這當作一種樂事的。」她說。

「可是實際上我的確願意為你效勞的，」他回答道。

爲了最後的這句話，那一夜，麗地亞就睡得安寧得多，第二天她就去敲教員的房門了。——

「我已同祖父講過，他說他非常歡迎你和我們一同吃飯——三頓飯都在一起吃。給三個人準備膳食，和給兩個人準備膳食是同樣便利的，絕對不會加添什麼麻煩的。」

至於引起旁人的閒話那一層竟不再提起了！

在這以後的一兩星期中，教員每天準時來吃飯，每星期清付房金和膳費。他吃飯時好像狼吞虎嚥，但這卻使麗地亞很快樂，因為她是慷慨的人，而且一想到他這樣愛吃她所做的飯菜，她是很得意的。於是有一天晚上，她到阿蘭特的家裏去，告訴她的知己朋友乾姊妹道：

「那位教員現在跟我們一起進餐了。」

「他真可愛，」阿蘭特說，「真活潑可愛，而且——他又那樣漂亮！我已著了他的迷——你呢？」

「哦，我想也如此。」

「他在晚上時常來同你們談天嗎？」

「有時候他來的。」

「可是他說，他忙得不可開交哩。」

「唔，他當然很忙的，」麗地亞簡略地說，「他還要顧到他的考試呢。」

兩個少女都眼望着別處。她們並不是愛維拉和瑪希達；她們倆都絕對不想犧牲自己的幸福。

生活是太艱難了。無論哪一個人，都不得不設法去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並且爲自己的前途打算——雖然你的前途究竟如何，那只有老天知道，而你所能確實斷定的只有這件事：你的前途是完全要靠你自己努力去幹的，因爲別人是不會幫助你。

不久，麗地亞就站起來告辭。

阿蘭特女士把她的客人送到門口，臨別時對她說道：「不久我要帶着縫紉工作，到你們家裏來暢談一個黃昏。」

「好極，請你一定來！」麗地亞回答。她當然不能不這樣說；可是她心裏很明白，她的朋友所想像見的是哪一個。

(四)

她穿過那舊墳地，走回家去。那邊是很黑的，因爲今年冬季沒有下雪，天上又沒有星月，路燈彼此距離得又很遠。風向已轉到西北，正在搖撼那些沒有樹葉的龐大的榆樹。啊，多麼的淒慘荒涼呀！彷彿整個市鎮——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淒慘，如此荒涼。麗地亞顫抖着，弓起她的肩膀，因爲心裏很

憂鬱。再過幾個星期，聖誕節就到了；那時候學校裏是要放假的，教員將要走了；那時候他也許已和那領港的女兒訂婚了；這是說不定的。

她想到了墓中的姊妹倆，她們竟能寧靜地委身於悲哀，前後一共有十年，她們一天到晚手挽手地坐着，偶然彈彈琴，她想到，她們最後死了纔得解放，把她們的豎琴帶入墓中——她們真是任性極了，她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無論那是怎樣默戀的事。

「也許教員的話是不錯的，」她想到。「墳墓中怎麼能發出琴聲來呢？——何況墓中人死了已經一百多年，這傳說絕對找不到合理的解釋，因為假使有的話，那他一定知道的。」

沿着那條小路，有一個人正在向着她走來；等到他們相遇時，她發見原來就是這位教員。他們彼此注視，最初有點尷尬，但不久麗地亞的信心又回復原狀，她以堅決的語調問道：「唔，你願意到那墳上去一次，且看你是否真的不能聽到什麼嗎？」

教員很愛聽麗地亞的堅決的聲調，他欣然接受她的提議。

「我高興去，」他答道。「誰知道呢，也許我會變成一個忠實的信徒呢！」

「不要取笑！」麗地亞嚴肅地說。

他們橫過那片枯萎的，棕色的草地，來到華德霍姆家的墳上。麗地亞上半身微向前彎，教員也屈身向前，他們兩人的頭就十分接近了。只有大風在樹梢間呼嘯，鞭打，此外卻什麼聲音也聽不見。

「我此刻是從阿蘭特家裏回來的，」麗地亞說。「你或許是正要到他們那裏去罷？」

教員用一種嘲笑的聲調回答道：「這個見解真妙得很呢！」

麗地亞知道自己錯誤了。她沉默一會，於是坦白地，堅決地說：「我不再相信那墓中的琴聲了。我知道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是的，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小時的確聽到過一次。」

「兒童的想像力是很活潑的。我深信你小時是一個很活潑的兒童。」

「這是一種缺點嗎？」

「恰巧相反；這是一種可愛的優點。我深信你小時是很可愛的。」

「可是老年人也聽見過哩……」

「有一位瑞典的作家曾經說過：雨落在洋鉛桶裏的聲音，好像是悲多汝的交響樂。在各種聲音中，你想聽見什麼，就可以聽見什麼——無論是老年人或青年人。」

「可是你卻不能！」她憂愁地說。

「我爲什麼不能呢？」他大聲地說；接着，他又換了異常溫柔而親愛的聲調：「我並不要求更好的事物。我和其他的人們是沒有絲毫異樣的。」

麗地亞立刻就明白，他還是同以前一樣地不相信墓中的琴聲，他所以說這幾句話，乃是要使她快活，並且表示他並不以爲能够超越人類的一切惡行，愚想的；反之，他也很薄弱，會像其他人們一樣地陷入幻想，夢想，和柔情的羅網中。

現在，他已經握住她的手——他在緊緊地按着他。

她並不打算阻止他，她拋盡了她的自重心。在那黑暗的墳場旁，他們不會被人瞧見的。教員用手臂環抱着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身邊來；她也很快樂，因爲她知道他的學問和智慧雖高她幾倍，可

是他卻愛着她。實在，她早就可以猜到這一層，然而她以前卻沒有。

大風在他們上面吹打呼嘯，愈來愈猛烈。在那天正午，港口的領港站上已經扯起那雙重的颶風警報。禮拜堂屋脊上的生鏽的風向雞，好像着了魔似地發出尖銳的叫聲；從瓦楞裏和承水管中，更有許多深沉的，好像風琴的低音的喘息。這簡直是一個完整的樂隊。

「聽呀！麗地亞說：『你聽見嗎？』」

側耳傾聽時，這一切聲音真的好像直接從他們站着的地下發出來——從地內升上來，透過空中，散佈在整個市鎮上：一種古舊的，永恆的悲歌。麗地亞戰慄着，又向教員挨近了一些。

「是的，這的確似乎有點古怪，」他說道。「這聲音非常特別，這地方一定有種特殊的音學上的本質。」

說畢，他就拉着她走了。再在那邊站下去，除了使他們的腳受潮，是沒有別的意義的；他們倆要講別的話，儘可以到屋內去講的。

掃烟囪者的老婆

Hjalmar Söderberg 作

這是一個殘忍而悲慘的故事，我在兒童時代曾經聽人講過好多次，牠時常使我又戰慄，又驚異。

在一條偏僻的街上，有一所古舊的，工匠們居住的老房子。牠的門面低矮，滿是灰色，牠的入口寬大，而成個圓形，上面只有刻着建築的日期和一對蝸卷形的裝飾品，此外沒有別的裝飾；門內是一個窄狹的天井，鋪着鵝卵石，從來沒有見過太陽的面。其中有一隻暗黑的，用石頭築成的井，角上還有一棵很老的菩提樹，樹枝大半已折斷，樹皮變黑，樹葉非常少；牠的年齡和那所房子一樣老，實際上也許更老；就是現在，牠依舊是孩子們和貓的心愛的場所。

從前，這所房子是掃烟囪的人韋志曼的產業。據說韋志曼可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老頭兒，他的生意做得很得法，居然也發了一些財。他待徒弟們雖很兇暴，但對於窮人是很和善的——那是習

俗使然，而且也許是不得不如此。他每天晚上在酒店裏喝酒，因為他在家裏很不快活。

他的老婆對待徒弟們也很兇，但她對於窮的人或其他任何人也並不和善。在她未做他的繼室之前，她原是他的使女。那時候，在上帝所不赦的七大惡德之中，她就犯了嫉妬和淫慾，現在卻是驕傲和憤怒佔了上風。

她身材粗大壯健，據說年青時是很漂亮的。

他們的兒子弗蘭特力克蒼白瘦小，是韋志曼的前妻所生，與他的母親很相像。他的頭腦不錯，性格也和善。他正在研究神學，但他研究不久，就害一場大病，使他在病牀上纏綿了整整一冬。

在天井旁邊的廂房裏，住着一個當雜差的婦人和她的女兒馬格達。她究竟是否名叫馬格達，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在幼時，冬天黃昏聽大人們講她的故事，我心裏老是這樣暗自稱呼她。於是我就好像看見一隻羞怯的，蒼白的，很有稚氣的臉孔，上面罩着美麗的頭髮，中間露出一隻很紅的嘴巴。她年纔十五歲，剛剛受過「堅信禮」。也許是爲了這緣故，所以在我的想像中，她總是溫柔而莊重的，正如星期日我在禮拜堂裏所見的少女們一樣，而她所穿的衣裳，據我想像，總是樸素的，黑色

的長袍。

在那年的初春，弗蘭特力克正在逐漸痊愈；那打雜的婦人的女兒，每天午後時常來坐在他的病榻旁邊，並且應了他的請求，高聲念書給他聽。

韋志曼太太很不喜歡這事。她怕他們兩人逐漸要好起來。他前妻的兒子可以和他所喜歡的任何人要好，或竟訂婚；但是無論如何，一個打雜婦人的女兒是一定不行的！她用懷疑的眼色注視馬格達，可是她卻不能發作。那病人必須有點消遣，醫生又禁止他自己讀書，因為他的眼睛還弱，不應該多用。

因此，馬格達就時常坐在他的牀邊，朗誦宗教書或普通的書籍；而那衰弱的，蒼白的青年躺在牀上，傾聽她的聲音，同時也看看她，爲了她在面前，他很快慰。

她的嘴很紅。

他們的年齡相差不遠——他年約十八——他們在幼時時常在一起玩耍。不久，他們就很親暱了。

韋志曼太太常借種種原由，走到病房裏察看他們的行動。兩個孩子該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理應分外小心纔是；然而人是不能永遠依從理智的。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一聲不響地把門推開來，她發見馬格達已離開了放在離牀數尺地方的椅子，而俯伏在牀頭了。她的兩臂環抱着弗蘭特力克的頸項。他正背靠着枕頭，並用一肘支撐着，取了半坐半臥的姿勢，用他的一只細瘦，蒼白的手撫弄着她的頭髮，同時他們還在熱烈地親吻。每隔一會兒，他們更要輕輕地說幾句不相連貫的，無意義的話。

掃烟囪者的老婆氣得臉孔發紫了。但是同時她又禁不住暗自微笑：事情的結果還不是如她所料？現在她要終止這一切了。驕傲和憤怒從她的胸中上昇，在她的漲紅的臉上和發光的眼睛中閃耀；她默默地站在門口，窺察那兩個除了你我以外什麼都不看見也不聽見的年青人，說不定嫉妒和淫慾也從牠們的潛藏處所爬了出來，撥動她的久不發聲的心弦——這又有誰知道呢？

她並沒有仔細思量，就趕快跑到病牀前面，用她的鐵腕攔住了少女細瘦的手臂，罵她是一個不害羞的女人，接着就在一陣可怖的辱罵聲中，把她推到門外了。於是她又當着那些看熱鬧的僕

役們和徒弟們前面，發了一個兇惡而可怕的誓：如果那小妮子再敢踏進門檻一步，她就要狠狠地把她痛打一頓，使她兩禮拜一些也不能動彈。

誰都知道，她是要實踐她的誓言的。

那病人並沒有責備他的繼母。每逢她到房裏來，他就面壁而臥；自從她那樣對付馬格達以後，他就不願再見她或同她說話了。但是有一天，房裏只有他和他的父親兩人，他就把他的心事告訴了父親；如果馬格達不變成他的未婚妻，他是不能生活下去的。那年老的掃烟者，聽了這話非常驚異，煩惱，但當時卻不敢提出嚴重的異議。因為他所愛的只有這一個兒子，而且跟他好的也只有這兒子一人，所以他萬萬不願喪失兒子的。

他把這問題攔在一邊，說留待將來再考慮，但他卻把他的煩惱告訴了他的老婆。

以後所發生的事變，我怎樣描述纔好呢？那彷彿是一種惡夢，或一個用以恐嚇頑皮的孩子們的故事——話雖如此，牠卻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這事情發生於五月裏的一個星期六下午。

天井中很靜寂，街上也很靜寂，廚房裏好像有人在哼一支小曲，也許是孩子們在街堂裏遊玩。病人獨自躺在房裏，一分一刻地計算着時間。現在外邊已經是春天，不久夏天也就必來了。他是否永遠不能再從牀上起來，去傾聽樹林中的竊竊私語，再像從前一樣，把一天的光陰分爲幾小時工作，幾小時休息呢？還有馬格達——他但願能夠不再看見她的極端恐怖的面色，就是他的繼母抓住她的手腕時她所表現的面色，其實她是不必害怕的。如果那惡婦知道他已選定她爲未婚妻，她是決不敢損傷她的。

他躺在牀上這樣夢想，有時醒來，有時睡去。他的眼睛時常注視着白色門上的陽光；當他閉上眼睛時，他就可以看見一羣綠色的鳥嶼在一片墨黑的海洋中飄蕩。接着，綠色的鳥嶼變成了藍色，而黑色的海洋變成了帶着濃淡不勻的黑色邊緣的一片青紫；最後一切都變成了黑色……

他突然覺得有一只溫柔的手在撫摩他的前額，就跳了起來。

那是馬格達。嬌小細長的馬格達正站在他的面前，她的緋紅的嘴微含笑意。她已在被上放了

一束鮮花：杏花，毛茛花，紫羅蘭……

這是真的嗎？她果真在這兒嗎？

「你怎麼敢來呢？」他輕輕地說。

「你的繼母出去了，」她告訴他。「我剛纔看見她出去，身上穿着作客的衣裳，我聽人說，她是到南大街去了，一定要過好久纔能回來。所以我就溜來看看你。」

她陪伴了他許多時候，講述林中的景色給他聽，因為她會獨自到那裏去散步，傾聽小鳥們的歌聲，並爲他——她所親愛的人——採摘鮮花。他們又不時彼此親吻，好像兩個孩子似地互相慰撫着；兩人都很快樂，不覺時間迅速地過去，門上的陽光已由黃而紅，終於消逝了。

「你最好還是走罷，」弗蘭特力克說。「她立刻就要回來了。如果她要打你，叫我怎麼辦呢？我的病還沒有好全，我毫無力氣，站起來就要發暈。最好你還是走罷。」

「我不怕她，」馬格達回答。

她要表示她是真心愛他，是願意爲了她的愛人而受苦的。

直到天色昏黑的時候，她纔和他親了最後的一吻，從屋裏溜出來。可是走到天井裏，她又站住。

一會兒，仰望着他的臥室的窗戶——她想到她送去的那些杏花和紫羅蘭，正在他旁邊的枕頭上陪伴他。當她旋轉身來，想回到她們的小廂房裏去的時候，她竟發見自己正和章志曼太太面對面地站着，她不禁輕輕地驚喊了一聲。

除了她們兩人外，天井中沒有別人在逐漸濃厚的暮色中，四周的高牆默默地高聳，冷然注視着她們；那古老的菩提樹在牆角裏發抖。

「你又到上面去過，」那婦人說。

我在幼時常常想，她說這話時一定是微笑着，而在黑暗中可以看到她的一嘴白牙齒。

「是的，我到上面去看過他，」馬格達也許會這樣回答過；她雖然嚇得臉色發白，但依然是不屈不撓的。

於是發生了些什麼事呢？確鑿的情形並沒有人知道；大概最初是沿着天井四周拚命地追逐了一回。於是那少女被菩提樹的根絆倒了。她不敢大聲呼救，因為恐怕弗蘭特力克聽見。而且又有誰能夠來救她呢？她的母親在外邊做工，還沒有回來。那憤怒的婦人已撲在她身上，用一根隨手攬

得的掃帚柄或類此的棍棒，一下又一下地毒打她。最初，被極度恐怖所扼住的喉嚨還發出幾聲一半悶住的哀號，後來就沒有了一些聲息了。

有兩個學徒恰巧在這時回來，他們站在門口看她毆打，也不想救那個女孩子。他們大概是不敢，但也許是內心裏暗暗地希望看他們的師母坐着囚車到牢監裏去。

韋志曼太太行使了她的職權——她大概自己以為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她願意而且能夠的時候，她都可以行使她的職權的——便回到屋裏去，她在樓梯上踏着了一件柔軟的東西。她叫僕人拿火來一看，原來就是弗蘭特力克。他因為聽見了那些微弱的呼聲，就從床上跳起來，想奔出去救她，但是跑到樓梯上就暈倒了。

馬格達只再活三天就死了，死後被送入墳墓。

韋志曼給了她的母親——那當雜差的婦人——一筆錢，叫她不要向法院告發，這事就算私了。對於那老頭兒，這也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他不再到酒店裏去喝酒，他幾乎一天到晚坐在家中的一只皮椅子裏，試讀一本古老的聖經。他衰老了，變成不言不語，很古怪的樣子；在這年底以前，他也

一命嗚呼，獲得永恆的安息。

弗蘭特力克的疾病終於完全好了，但他始終沒有去應教會的考試，因為他的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已損壞了。人們常常看見他帶着一些鮮花到馬格達的墳上去；他彎着身子，走得很慢，幾乎是奔跑，彷彿他要幹無數的要緊的事情；他的腋下往往挾着幾本書。後來他的神經竟非常衰弱了。

那末，那掃烟囱者的老婆呢？她似乎異常的頑強，世界上有些人，雖然也許不致於全無天良，但他們永遠不會自動地覺悟自己的罪過。也許要等到一個穿着雪亮鈕扣的制服的人，拍着他們的肩膀，說「跟我來！」的時候，他們的天良纔會覺醒過來。可是韋志曼太太卻始終沒有遇見這樣的一個人來喚她。她前妻的兒子住在家裏，使她覺得厭煩，她就把他送進一個慈善機關；她為她的丈夫穿着喪服，挨過習俗所規定的時期，於是就再嫁了。他結婚的那天，坐着馬車到禮拜堂裏去，身上穿着一件紫丁香色，金鑲邊的緞子禮服，「打扮得比無論什麼都齊整」——如我的祖母所說。當時我的祖母正坐在對面屋裏的窗口，一邊看着這一切的熱鬧，一邊翻閱着她的一部經書。

彼德孫夫人

Gustaf Hellström 作

比較年長的女僕將在八月裏出嫁了。對於女主人，這是一個很重的打擊，因為奧利維已爲她服務了十二年，始終安靜地，規規矩矩地，好像一只十分準確的鐘。但在三年前的一個晚上，她在樂公園裏遇見了一個掃地夫。他們兩人心心相印。她今年已經三十二歲，所以理應結婚了。而且在最近幾年裏，每當她的生日和命名日，以及耶穌聖誕的時候，她的主人主婦便送她許多家用的物件；無論她自己或那掃地夫，都認爲暫時已經够用，不必自己添購了。

奧利維行將出嫁，女主人的消夏旅行也蒙上一層暗影。即使正在瑞士山中的臺榭上吃鱒魚和白葡萄酒的時候，她臉上也會露出一種憂愁的表情。

「你有什麼心事，親愛的？」她的丈夫問道。「你是疲乏了罷？我們是否路走得太多，讓我按按你的脈搏看。」

「不，我是在想着奧利維，」她回答道。

「現在你何必去掛念那見鬼的奧利維！」

「哦，你固然沒有什麼，可是……」

彼得孫夫人是這樣來到這家人家的。太太已打定了主意，她只要一個廚子和一個女僕幫她的忙，她就能處理家中的一切事務。因為家裏的人口就要減少：大兒子已向烏泊沙拉大學註冊，不久就要入學。這樣，每天就可以少灑掃一間房間，少刷一套衣服，一雙皮鞋。在那廚子和一個女僕之外，她希望最好能雇用一個可靠的打雜婦人，每星期來兩次，幫她打掃房間，措擦銀器，洗滌聚餐後的杯盤。

從國外回來的第二天早上，她就打電話給本區職業介紹所的女執事，告訴她這個難題。女執事恰巧知道有這樣的一個人，名叫彼德孫夫人，是十分忠實，清潔，勤懇的，無論在那方面，都可作一般女僕的模範。她是個孤孀，她的丈夫兩個月前死去；共有五個小孩，最小的一個還只有一歲。如果太太能這樣幫助彼德孫夫人，那真是一樁極大的好事。

彼德孫夫人來了。她的相貌不大好：蒼白，消瘦，兩頰下陷，灰色的，暗澹的眼睛下面有幾圈黑暈。說話帶着哭音和鼻音，嘴唇很薄還有點青黑，嘴裏的牙齒已經跌落了許多枚。

她還帶着兩個孩子，大概是想藉此打動太太的軟心腸罷。他們是最大的兩個：一個九歲的女孩和一個八歲的男孩子，他們都很瘦小，蒼白；他們怯生生地抬起頭來，就可以看到兩對沒有精神的發紅的眼睛。

彼德孫夫人被雇用了。她或許不大能幹，但看她的樣子，雖然衣衫襤褸，卻像似很規矩；那兩個孩子也弄得很整潔。而且面對着這樣的貧困，你無論如何是不能說「不行」的，至少你該讓她試一試。

然而事實卻證明彼德孫夫人是一方真正的璞玉。天雖沒有給她生出許多肌肉，可是她卻有堅韌的筋骨來彌補這個缺陷。在那灰色的衰頹後面，卻有一種百折不撓的求生意志，和一匹馱馬的忍耐力；還有，說也奇怪，她的動作非常敏捷，似乎是生而如此的。

她的過去逐漸洩漏了出來——吐露這些情形的並非她自己的蒼白的嘴唇，而是那廚子的

血紅的油嘴。她的結婚等於落地獄，她的丈夫患肺癆，而且極愛喝酒。她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兩個已經夭折了。在最後一年中，那男人一直臥病在床，不能起身，但是他在床上放着一根棒，如果孩子們走近了，他就要毆打他們。

前後好幾年，我時常同彼德孫夫人相會——每星期兩次，星期二和星期五。我難得看到她的面孔，但在偶然看到時，我所得的印象總像是一種枯萎和灰色。她往往匍匐地上，手裏拿着一塊揩地板的布，旁邊放着一桶水，頭上縛着一條白手巾。有時候，她背心向着房間，站在活梯上，手裏拿着一塊海棉，在揩擦那些門窗。我們的談話僅以一聲「早安」爲限。如果她是站在活梯上，她就同時對我行一鞠躬禮；如果她是伏在地上，她就將肘部屈曲一下。每星期一次，我還可以看到她的四個最大的孩子，排着隊伍走到廚房裏去；他們是來吃飯的。

太太時常講起彼德孫夫人；她是怎樣勤懇的一個工人呀，她有多大的精力呀，她是怎樣的忠實，清潔呀，她的小小的家庭是弄得怎樣的整齊呀。太太似乎是一個女性的擁護者，在談論的時候常要提出彼德孫夫人作一個實例：「你看彼德孫夫人多少男子能像她這樣？如果他們也經歷過

她所經歷的一切，恐怕現在他們早已在貧民院或酒徒感化院中了。」當太太得意洋洋地提出彼德孫夫人時，一個男子是無話可答的。所以，彼德孫夫人變成了勇敢、堅忍和毅力的典型；她象徵一片荒地和它所深藏的祕密。

彼德孫夫人也的確不錯。她的名聲傳布出去；在這一年終了之前，她已每天都有工作做了。在第三年裏，我有一次竟然聽見了她的笑聲。那是在一個晚上，宴會散後，時候已經很晚，我以為僕役們都已回去，所以自己到廚房裏去，替一個遲到的客人取些蘇打水。不料我推開廚房的門，卻聽見一陣笑聲。那是彼德孫夫人，她正站在污水盆旁邊，兩手叉在腰部，大聲地笑。她嘴裏有兩排潔白的，十分整齊的牙齒。那雙眼裏的灰暗，已變成明藍，她的兩頰已經豐滿。以前我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年齡，可是現在我卻突然發見，她至多不會超過三十五六歲。第二天我對太太說：

「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彼德孫夫人的面孔，她已裝了幾個假齒。」

「不止這一點哩！你應該去看看她家裏現在的景象。她已遷到南市近郊的一所新房子裏，租下兩間房間和一間廚房。她是我所遇見的最可驚奇的人物。在幾年以後，她的大女兒就可以做看

護婦了；在三年以後，她的兒子就要畢業了。她自己還只不過三十三歲；如果她將來在銀行裏有一大筆存款，那也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我生平遇見過好些有名的人物，男子和婦女都有；但是無論哪一個，我都沒有佩服得像彼德孫夫人這樣厲害。她真能令人驚奇。像她這樣的人，是應當為她著書立傳的。她是一個多麼健全的人類的榜樣啊！那些普羅作家實在很可以把這樣的事寫出來，使人對於實際生活得到一個正確的印象；然而他們卻一心想着他們的古怪的靈魂以及超度牠們的方法，而無暇及此了。一部題名為「女英雄彼德孫夫人」的小說，實在很可以作為對於人生及其一切優美的，樸素的潛能的讚美詩呢。」

我把題目改變了一下。究竟彼德孫夫人是否可以作為瑞典文學中的一種優秀的典型呢——不管是普羅文學或布爾喬文學。此後有好幾個星期，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常常竭力規避，不與彼德孫夫人會面。因了太太的啓示，她已變成了我的拙劣的著作的具體批評；如和她的實際生活相比較，我的「拙作」真是無謂到極點。所以有一天她無意中在我的寫字檯上毀去了幾頁原稿，我也一聲不響，只是默默地把我所寫的重新記了出來。

有一個星期日，在「市政廳」外面的音樂會中我第一次在戶外遇見了彼德孫夫人。我站住傾聽斯屈勞斯所作的一支舞曲。當我九歲時，在一個跳舞學校裏肄業，這支舞曲是常常彈奏的，而且牠與我的第一次接吻也是有連帶關係的。突然我看見前面右首有一個少婦，回轉頭來行了一個鞠躬禮。最初我以為她並不是在對我行禮，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少婦對我行過鞠躬禮。而且我的旁邊恰巧站着一個白鬚的老富翁，所以我以為那少婦一定是在對他行禮；不過我和他素不相識，所以不便去提醒他。那少婦不久又旋轉頭來，於是我對她仔細看了一下。她戴着一頂法國式的黑色草帽，穿着一件不長不短，有兩個極大鈕扣的黃色外套，黑色的短裙，肉色的襪子，和黑漆皮鞋。她帶着四個孩子；她對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就旋轉身來，脫下帽子，行了一個鞠躬禮。我認得他們，他們是彼德孫夫人的兒女。而那少婦原來是彼德孫夫人裝束竟像一個時裝女子！

我不敢把這次的會面告訴我的太太。我整天覺得非常沮喪。彼德孫夫人不必到柯錫或安貢濱去請教專攻心理治療學的名醫，她的一切卻在日益轉佳，她在不斷地進步。但是我呢，我覺得自己只是逐漸退化，我的可憐的理想萎縮了，我的前途是一條被人遺棄的羊腸小道。這條小道通入

一個山谷，那裏只有一個慘澹的，自殺者和墮落者葬身的墳場。我但願能在未入山谷之前，寫成一部記述彼德孫夫人的書，頌揚那與洗擦刷子及打掃機器為伍的勇氣和毅力！

夏，冬先後過去，春天又來到了。每星期兩次，彼德孫夫人來幫着打雜，她幹這事情已快滿四足年了。有一個星期五，在吃中飯的時候，主婦對她的丈夫說：

「你有什麼意見，今天彼德孫夫人對我說，她以後不來了！」

他聳聳肩。

「是啊！」她繼續說，「你固然沒有什麼，只要聳聳肩，可是叫我現在去找誰來幫忙呢？」

「市內的婦女當然不止彼德孫夫人一個。她現在打算去做什麼呢？」

「她說，她打算主持自己的家政。」

「唔，那也並不是什麼可以驚奇的事。世界上決沒有婦人甘心做打雜的。誰願意年老發作風溼，腫膝，以及其他各病呢。如果她能找到一種較好的工作，那她自然……你既是一個富於同情的女

子，我想你是應當替她高興的。」

「我極希望彼德孫夫人前途光明，不過我恐怕終身不能再找到像她這樣的一個人了。」
在進咖啡的時候，太太就打電話給職業介紹所的女執事。

「彼德孫夫人告退了。」

「……」

「真的！可是她在家裏決不能賺到那麼多的錢；她在想什麼呢？」

「不？你說的不是真話吧！噢，知道了……多謝你！再會吧！有勞你，對不起！」

太太慢慢掛上聽筒，回到放着咖啡的桌子旁邊，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面色好像一張白紙；「生活」在她面上所留的各種印像，那經驗豐富的神情，那嘴巴堅決的表情，都像黑板上的粉筆痕似地被抹去了。

不久，她就說道：

「你相信嗎？彼德孫夫人要生孩子了，這就是她告退的原因。」

「哦，真的！」她的丈夫說，一邊依舊在看報。

於是靜默了好久。最後太太喊道：

「哦，真的！你只有這一句話可說嗎？想想她的年齡看！而且又是在經歷了這麼多的苦惱，跟那酗酒的癆病鬼吃了這麼多的苦頭以後！還有她千辛萬苦地撫養成長的孩子們！明年她的大女兒就能够自立了，再過一年她的大兒子也會賺些錢來幫助養家了。而現在又要從頭做起！我不能了解她！我真……不懂……」

立刻，遮在她的丈夫面前的報紙抖動了。

太太對着報紙看了一會兒，於是就發作：

「我深信你在笑這樁可哀的事件！你這富於同情心的人！你怎麼能够這樣笑呢！這真是我千萬想不到的，雖然我們已同居二十年。我知道你的意思，也不必你加以說明：這真是太無聊，太自私了。」

他放下報紙，又盡情地笑了一陣。

「我所以笑，並不是爲了你所猜想的原因，」他說道：「那是因爲我不能想到一首比彼德孫夫人更自然的，對於人生及其一切潛能的讚美詩啊！」

——一九二六——



新袍子

Hjalmar Bergman 作

下蘇德區的神甫的袍子已經非常破舊了。方纔製就的時候，牠原是一件很好的袍子，但是漸漸遇到蟲蛀，撕毀，褪色，燒壞等等的不幸，尤其是這最後的一件使這位神甫的袍子感受威脅。他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的精神幾乎全部貫注在神聖方面，對於俗事不大關心。可是神甫的姊姊，在這許多年中對於這件袍子始終十分注意，如果你仔細去對牠的無數的，大大小小的補釘看一下，你將覺得所看到的彷彿是一條黑色的「銀河」。所以牠並非一件被糟塌的袍子，不過非常破舊就是了。

那末，神甫爲什麼不替自己做一件新袍子呢？原因很多的。下蘇德教區似乎是「窮神」親自選定的大本營之一。四周的教區多少都比牠富裕一些；例如上蘇德區就極富裕，那裏比較貧窮的人常常特地到下蘇德區來散步，以便暫時感覺他們自己也是有地位的人。這個極貧的教區中的

神甫假使突然替自己做了一件簇新的袍子，區內的人民雖然決不會口出怨言，可是他們心上一定要覺得難過。他們也許要懷疑：爲什麼羣羊都在窘境中，牧羊人卻穿得很好？話雖如此，神甫和他的姊姊卻已計劃了多年，想添製一件新袍子；他們特地爲此留開一筆款，名叫「下蘇德神甫衣帽領的基金」。捐助這項基金的信徒並不是沒有，不幸他們同時還要負擔別種基金的捐款，例如慈善基金啊，醫藥基金啊，聖書基金啊，慶祝聖誕基金啊……因爲在這幾種基金項下，時常有入不敷出的情形，所以就不得不屢次向「衣帽領基金」告貸——而這一項基金因爲開支較少，所以比較富足。但到最後，儲藏這項基金的紙匣（那是最好的硬板紙製成的）裏所藏的也只剩有一疊「債票」。這些債票雖被認爲可靠的資產，卻是很難兌現的。

阻礙神甫購置新袍子的第三個原因，無論如何不得不說是魔鬼親自在作祟。這句話或許要引起人們的反對，但是只要讀過可靠的報告以及親自領教過這位魔王的法力，就都知道他喜歡同教會中的法衣、禮服、職杖等等開玩笑。博學之士儘可辯論這個問題，但這兒的事件，情形是特異的。因爲，每逢此項基金所有的現款達到了一個可以「考慮」的數額，而姊弟兩人坐下來打開那

隻紙匣計算已有的現金，開始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嗒，嗒，嗒——門上就起了幾下敲門聲，接着就走進一個本區或別區的貧民，向他們訴說一番苦情，並請求救濟。這樣的事發生了不止一次，前後一共已經不下一二十次。只有撒但纔能這樣地靈敏。

在讓我們再把下面的事件提出來研究一下。因為一頭小牛和幾種農產物賣得了一筆出乎意外的好價錢，那「衣帽領基金」的現款就突然添了不少。同時那可敬的華特郭賓主教安倫也宣布要到蘇德區來巡遊。這兩件千載難逢的事竟會合在一起，實在很可以認為是神的一種默示。主教的巡幸是一件很莊嚴的大事；本區的神甫當然希望能穿一件比那布滿補釘的「黑色的銀河」更好的禮服。因此，神甫的姊姊就把那藏放此項基金的紙匣拿了出來，放在窗口的桌子上。他們坐下來，把錢數了一遍，於是就討論哪種袍料最是價廉物美的，因為財富隨帶着責任，而人的判斷力也不該一見金錢就迷亂了。神甫的姊姊說道：

「質料必須揀最好的，可以使你終身不必再做新袍子。價錢當然比較要貴一些；可是我想這件袍子，我是可以自己裁製的——我可拿舊袍子作模範。所餘的錢還可以買一頂帽子，那也是你

所需要的。」

「我的確需要的，」神甫應聲道。「可是你也該想到，在這幾天中你還要忙着籌備歡迎主教哩。你什麼時候有空縫那件袍子呢？」

「晚上，」他的姊姊說道。

後來他們又把這問題討論了一會兒；突然，神甫的姊姊用手按着那放錢的紙匣，驚呼道：

「多謝！晚安！」

「這是什麼意思呢？」神甫莫明其妙地問。

「多謝！晚安！」他的姊姊又說了一遍，同時用手指着窗外。沿着大路，有一團灰色的東西在移過來，那是一個老太婆。她跑了一段路，於是立定了，於是再向着神甫的住宅跑過來。神甫認得她是上蘇德區的貧民院中的一個老太婆。她的真姓名雖然登記在戶籍簿上，可是人們——連神甫在內——都叫她夏達（Schrida），那也許因為她是歪嘴的緣故。她本來是一個女裁縫；就是目前在貧民院中，她依舊時常做縫紉的工作，她能替人家把許多零碎的布片綴成一條十分精緻的被褥。

神甫見了她以後，就歎了一口氣，說道：

「這真是奇怪極了，親愛的海達啊！我相信我們遇見這樣的事，已是第二十一次了。我們實在不應當把那「衣帽領基金」拿出來的。」

門上響了一聲，那團灰色的東西就很快地滾了進來，立定在房間的中央，涕淚交流地哭泣，又大聲嚷道：

「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願和平歸於這一家人！以色列的女兒們正在期待，上帝在弱者中間是強的。阿門！阿門！」

「夏達！」神甫打斷了她的話頭。「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嗎，你對於「最高的主」只宜多想，不宜多說？如果你能一字不錯地背誦聖經的話，那末你當然可以引用牠們來作為自己的教訓，但是你決不要再講那些毫無意義的話。」

這番斥責似乎也太溫和了，可是我們應當知道，第一，這老太婆對於她的言行不能完全負責，第二，她的女兒剛剛在前一天死去。固然，她在世時，母女倆是時常要爭吵的，所以老太婆的悲哀大

概不會十二分深刻。可是她現在卻涕淚漣漣，哭得非常傷心；即使你是不理會悲哀，但在這可憐的世界上，至少對於悲哀的外觀是不由你不敬重的。老太婆一些也沒有生氣；她把來此的目的說了出來：

「如果要我像普通人一樣地說話，那末，我要請求神甫慷慨地賜我二十個金幣。這樣，我纔能去買一些值這點錢的黑布來。那是很便宜的，非常便宜的，先生啊！有了布，我要給自己做一件喪服，去送我女兒的葬。你想想看，憑着上帝的名義，她是我的獨生女兒呢！別人有許多的兒女可以埋葬，但我卻只有這一個。那末，我怎能在「耶路撒冷的女兒們」面前，穿著得令人嫌惡呢？」

「可是，媽媽啊，你爲什麼獨地來找我呢？」神甫傷心地歎了一口氣。「你們本區裏有錢人不是很多嗎？」

老太婆立即回答道：

「這就可以表示我是多麼尊敬我所求助的人了；好像一只羔羊去依靠牧羊人一樣。上蘇德區的神甫鄙吝得和魔鬼一樣；有一個聲音告訴我，下蘇德區的神甫非常慷慨，牠叫我來向他求

助。在上蘇德區內，他們說夏達是要偷東西的，發拉伯爵夫人說我揩油她的零頭布，還有金子，銀子，和天鵝絨。我對他們說：搜吧！請你們來搜！但是下蘇德區的神甫很仁慈，而且肯原諒人的過失。」

「在這方面，我是和其他正直的人一樣地嚴厲，」神甫提出了異議，他似乎被那些恭維話所激怒了。老太婆趕緊接下去說：

「當然，下蘇德的神甫嚴厲而正直，但同時也很仁慈。讓我們考慮一下罷，良善的人兒！這是我所參加的唯一葬禮——我自己的葬禮，自然不算在內。所以我應該穿著得像樣，使那些在背後說壞話誹謗別人的人，不致在我死時嘲笑我，說道：她竟連像樣的黑衣服也沒有！一件，當新郎來時！」

「不要再講這些無聊的話了，」神甫喃喃地說，「安靜地站着，不要跳來跳去，撞壞了東西。我要同我的姊姊商量一下。」

他們拿着放錢的匣子走到鄰室，一言不發地靜立了一會兒，沈思着。於是他的姊姊鎮靜，堅決地說：

「那末就把帽子犧牲了罷。」

「是的，不錯。」神甫表示同意。「帽子是可以犧牲的；那舊的還勉強可用哩。黑暗的季節就要來到了；到了那時，那些小小的瑕疵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但是我又偶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夏達不是一個本領很好的女裁縫嗎？如果叫她做那件新袍子，你以為如何？這樣，她的二十個金幣就可不算。是求乞得來的佈施，而你也不必晚上犧牲睡眠的時間。並且，就說不縫袍子，你還有不少別的工作呢。」

他的姊姊稍微躊躇一下以後，就贊成了這提議。她用盡「衣帽領基金」所有的現款，到市上去買了一段質地最好的布，他們就派人去叫夏達來。神甫覺得應該把這使命的重大意義申說一下，於是他說道：

「良善的婦人啊，我把這工作交付給你，那是表示我十分信任你。這並不是一條用雜色的零頭布綴成的被褥，也不是一件尋常的，世俗的衣服。這是一件在「上帝之家」和他的祭壇前應穿的法衣。所以，你在裁製時，應得十分小心，十分講究；你應得努力做出一件真正完善，真正美好的成績。尺寸可照那件舊袍子，但是身腰和肩部必須些微放寬一些。我看見我的同事們的袍子——

牠們都比我的袍子後做——都比我的寬大得多。想來這是現在的「時式」罷。我現在既然要新做一件，那末何不如一般人所說趁便學些時髦呢？把餘下的斷片小塊完全收集在一起，拿來還我，因為將來這件袍子是要修補的。最後，記着我所希望的是一件十分漂亮的袍子！」

夏達用手指把那優美的衣料撚了一下，她立即發生一種異常顯著的變化。她臉上的卑下而愚昧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精明能幹的表情。她把那段布的長度和門面先量了一量，接着就量神甫的背，輕輕地拍了他幾下，叫他挺直身子站着，並量其他的各部：這一切都使神甫非常驚奇。在她走了之後，他就對他的姊姊說：

「上帝佑我！夏達在一瞬間變成了多麼的能幹，懂事啊！你不久就能看見，我終於能穿着一件十分美好的新袍子了。」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他的姊姊說。

在這以後的數日中，神甫忙着預備他的教區報告書，他的姊姊也同他一樣忙，佈置住宅，好歡迎那快要光臨的主教。因此，他們倆會面的時候沒有平時那樣多，可是他們偶然遇見了，總要談起

那件袍子的。尤其是神甫，他很難使自已不想念那件新袍子；他時常搓着手，說道：

「我真高興，我高興得像一個兒童在聖誕節前夜一樣。當我看到同事們的漂亮的袍子時，我的心中往往要感到一種隱痛，雖然這種感覺我自己是不肯承認的。如果有人用正確的眼光來看，他也許要怪我沒有減少其他的支出……」

「哪些支出？」他的姊姊打斷了他的話頭。「除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支出——假使有的話，那只是幫助貧民的費用。如果這是你所惋惜的，那末我不得不說，那新袍子已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影響。」

神甫在椅子裏扭動了一下，回答道：

「並不是惋惜，但我在佈施時也許還可以謹嚴一些。誰知道呢，也許有時候我以為在救濟苦難，而實際上卻在鼓勵人家作惡。」

「這個你在「最後審判」的一天自會明白的。」他的姊姊搶白道：她因為籌備一切而疲勞過度，似乎正在不大高興。「既然那一天還沒有來到，你還是把你的懷疑保留着罷。」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須想到」神甫接着說，「對於『上帝之家』的不敬也同樣是一種罪過。如果有這力量，而穿著得不好，那也可算是不虔敬。」

「好，好，現在夏達將使你分外虔敬了。」他的姊姊又打斷了他。於是神甫咳嗽幾聲，走了出去。他一想到那件新袍子，就覺得有一些可以自傲。當然，披著那佈滿補釘的「黑色的銀河」走來走去，是不很爽快的——不，那簡直是一個重負。現在這重負是釋去了，因此他就自然而然的挺直背脊，他的鼻子也翹高了一二分，以致那些貧民不大認得他了。他竟然跑到上蘇德區的貧民院中去，把夏達叫出來，用一種威嚴的聲調問她，那袍子已完成多少。其實他是多此一舉，因為夏達正覺得自己是一個頂有能幹的女裁縫，而且是一位藝術家哩。她叫你不要去擾亂她，趕快回去；他就遵命走了。

在主教駕臨的前一日，夏達把那渴望已久的袍子送來了。她跑了一段路，立定一會兒，於是再跑。她走進那闕焉無人的餐室，她把那包東西放在桌上，大聲嚷道：

「讚美上帝吧，你們這些天使和強健的英雄啊！」

於是她就匆匆地走了；神甫和他的姊姊急忙跑進來。神甫的心好像一個孩子的心，劇烈地跳躍，同時他就輕輕放開那紙包，彷彿那件衣服是玻璃製成的。當那包皮紙被除去時，他的姊姊就發出了一聲驚呼來。可是神甫卻一聲不響，沈默地靜立了許久，他要克服他的激情，恢復他的常態。最後他纔說道：

「親愛的海達啊，這自然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一種重大的損失，但我們必須堅毅地忍受。第一，我們必須不要對可憐的夏達生氣。那完全是我們的過失——或者說得更正確些，那是我的過失，因為作那不吉的暗示的正是我啊。」

可是究竟發生了什麼岔子呢？那縫工是非常精緻；無論那個裁縫，如能做出這樣好的針線，還有什麼慚愧呢。整件衣服的風味也很不錯，表示在裁製時是煞費苦心的。不幸結果所得的卻不是一件教士們穿的法衣，而是一件用雜色衣料綴成的花衣裳。那質料很好的黑布已被裁成了許多闊條子，而在牠們之間，老太婆鑲入了許多條的金銀緞，綢緞，和天鵝絨。這些錦緞大概就是發拉伯爵夫人所失掉的，因為那年青好出風頭的伯爵夫人，常穿金銀緞，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各色的條

子配合得很有風致，顏色也很調和。這幅華美的織物實在很可以掛在壁上或門口。但是穿在一位教士的身上呢？穿在下蘇德區的神甫的身上呢？那卻不行。海達小姐很惋惜那段優美的黑布，那是她化了不少的錢買來的。她竟然哭起來了。可是神甫卻並沒有怨言。他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說道：

「那件舊袍子要恢復牠原有的地位了。本區的教民和牠是很熟的；至於主教呢，他知道教士的俸祿很薄，對於這些表面的事物不會很關心。」

他們把那件花衣裳重新包好，放在一邊不久，主教來到了。他的巡幸並沒有引起任何特別的意外。在星期日做了禮拜之後，主教，上蘇德區的教區長，以及鄰近的幾位教士，都在神甫家裏，同他和他的姊姊一處進餐。正在那時餐室的門突被打開，夏達奔了進來，哀痛地哭，樣子怪可憐。她向神甫大聲說道：

「你在禮拜堂裏爲什麼不穿我的袍子？你對牠不滿意嗎？以前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我不能令他們滿意而這次我又是用盡了心力給你做的。」

海達小姐想使她安靜下去，並把她送出去；但主教的好奇心已經被引起了，他叫他們把這事情說明一下。神甫覺得非常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拿出那件特異的袍子，並把牠的歷史講一遍。主教看那花袍子，而上蘇德的教區長輕輕地在他耳邊把那老太婆的故事報告了一些。這時候，老太婆已揩乾眼淚，正在呆望着主教。也許爲了要安慰她一下，主教開口說道：

「是的，是的，這衣服的確非常美觀！」

於是夏達就喜不自勝地舉起了她合在一起的兩手，大聲喊道：

「聽着主教的話！從嬰孩和乳兒的嘴裏，你可以聽到真言！」

主教微笑，用手招那老太婆走過去，對她說道：

「可是媽媽啊，人家叫你做的是一件教士的法衣啊！你當然知道這種袍子是全黑的那末，這是什麼意思呢？」他隨手指着一條金緞。老太婆熱情地回答：

「只有羊纔不懂這意義。金緞是表示蘇德的神甫的思想和真金一樣；那些銀緞是表示他的精神像擦亮的銀子一樣地純潔，光明。」

「唔好聽她說啊！」主教好生驚異。「那末，這一切都含有意義了！」

「人家也化過一些心思的，」老太婆喃喃說道。「人家並不是一只母雞啊。」

「那末，這大的，白色的天鵝絨的雞心又是什麼意思呢？」主教問；她立刻就回答：

「那表示神甫的心是像我主耶穌基督的心一樣簡單，純潔。」

「這兩條猩紅的條子呢？」

「這條是愛，那條是同情；據聖經上說，兩者都在燃燒着。」

主教微笑了一笑，說道：

「我倒記不得經上有這樣的話，不過這也許是不錯的。這些淺藍色的天鵝絨條子又是什麼意思呢？」

老太婆惡狠狠地對上蘇德的教區長注視了一眼，回答道：

「那表示下蘇德的神甫時常講些安慰人們的說話，並不像上蘇德的那位——總像雄牛那樣地太發咆哮。」

「噲，噲，」主教說道，「現在再告訴我，這條灰色的，特異的，破爛的布條有什麼意義？」

「那個，」老太婆狡黠地雲着眼睛，「我是從自己的一件已經破爛得不要穿的舊衣裳上剪下來的。」

「呵，呵，」主教驚呼，「可是你卻要叫神甫穿嗎？」

「是的，」老太婆回道，「他該穿的，因為那表示他老是和貧民相親近。」

主教已大為感動；因為要隱匿一種對於聚餐者極不相宜的情緒，他就對那老太婆和善地微笑，輕輕在她手上拍了幾下：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發見媽媽是非常愛好象徵主義的。」

「什麼？」老太婆問。

「象徵主義，」主教微笑，重說了一遍。

老太婆又高興得手舞足蹈了，她嚷道：

「多好聽的字眼啊！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但那是如此確實，如此確實的。我一輩子不忘這名詞，

因為那彷彿是從一位天使的嘴裏說出來的。」

這時，聰明的海達已找到收束這幕短劇的正常方法了。她站在門口，手裏擎着一大杯咖啡，旁邊還放着許多甜餅乾。一見這些美味的東西，夏達就再也熬不住，立即跟着海達奔進廚房，那些客人纔得太平無事地吃完他們的午膳。那件花袍子依舊垂覆在一隻椅子上。他們吃畢站起來，主教又對袍子看了一眼說道：

「心智薄弱的人，有時也會發明極妙的主意。而且，他們對於色彩和形象，往往有很優美的見解。這實在非常美觀；老弟，你很可以把牠當作一件裝飾品，掛在房裏，或鋪在沙發上呢。尤其因為牠代表着一個單純的心靈的好感和敬意，可是如果當作一件法衣的話，那末我也不得不說是不很適宜的。」

主教和其餘的教士們盡情歡笑了一陣。可是當笑聲逐漸消失時，他又說道：

「話雖如此，我卻不禁在妄想，最好我們所有的法衣和禮服都能碰到這樣的或類似的一樁事。」

地下室寓公

Per Lagerkvist 作

我們大家都見過他，幾乎每天都看見他。當我們在他躺着的地方經過時，我們並不怎樣注意他；他並不使我們覺得異樣，因為他彷彿已隸屬於那個地方，是我們的世界的一部分。我所說的乃是林格蘭，那兩腿萎縮的小老頭兒，時常用他帶着皮手套的手在街路上和公園中爬來爬去。他的腿上也包着皮革。他的有鬍鬚的臉上表現一種不能言喻的苦痛；他的眼睛很小，眼神很溫和我們大家都遇見過他，我們時常會遇見他，但我們已經習慣了：他似乎已變成我們中間的一分子。我們經過他身旁，往往放幾個錢在他的破舊的皮手套上，因為他也要生活的啊。

可是多數人不過知道世界上有他這麼一個人，此外對於他的事情就知道得很少了；我和這老頭兒比較熟悉，所以我要把他的故事講些給你們聽。

我時常站住了同他講話的，因為他似乎有一種安慰我的力量。我和他談話的次數很多，有些

人也許要以爲他是我的——個不幸的親戚哩。其實，並不是的。我們家裏並不窮，然而我們卻有一種極大的悲哀。但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與別人毫不相干；我們能把牠深藏在心中，依舊昂着頭走路。不過，我卻覺得有時常同他談話的必要，一半是因爲要使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被遺棄者，一半也爲了他能夠告訴我許多事情。我並不覺得我們兩人間隔着一條很闊的「鴻溝」。我時常想：假使我也沒有腳，不得不像他那樣在地上爬來爬去，那末我也許可以不致如此的不幸；我或許也不應該去查究，探詢，爲什麼原故我被命運如此注定呢。因此，我們倆之間就似乎發生了一種連系。

在夏末秋初的時候，有一天黃昏時分，我在一個情人們相會的公園中遇見了他。他正躺在一盞路燈底下，使人們易於看見他；雖然打他面前經過的人幾乎一個也沒有，他卻始終伸着他的帶破手套的手。也許他以爲愛情會軟化人們的心腸罷；也許他不大熟悉這個世界，只知道伸手躺在世界上的一處地方，可是自己卻不是這世界的一部分。那天曾經下過雨，所以他的身上沾滿着泥漿；他的神色好像很疲乏，很不舒服。

「唔，林格蘭，你要回去了罷？」我說道，「時候不早了。」

「是的，」他回答，「我想可以回去了。」

「我想陪着你走一程；你住在哪裏？」

他把街名告訴我，我纔知道原來我們彼此住得很近，回家的路綫是相同的。我們穿過了一條橫街；我問他道：

「你不得不穿過街道，那不是很危險嗎？」

「不，」他回答，「他們照顧我得很好。昨天一個警察阻止了全體的車輛，讓我通過，他叫我趕快過去，那自然是很不錯的。不啊！所有的人都認得我。他們好像也承認我是本地的一分子。」

我們慢慢地向前走。我不得不步子跨得很小，而且時時站住了等候他，讓他好和我走在一起。天下細雨了。他在我的腳邊向前爬，那泥濘的手掌在路上摩擦，身體一上一下地扭動。他好像是一隻爬回窩去的野獸，雖然實際上他和我一樣，也是一個人。我能够聽到他和我一樣地講話，一樣地呼吸。我不能清晰地看見他，因為此刻霧很濃，而那些路燈又很暗澹。他努力追隨我；我聽到他爬着講話，心裏真是可憐他。

「林格蘭，你不知道自己背着一個難堪的重負嗎？你有時候不覺得很痛苦嗎？」我問。

「不說也奇怪，我並不覺得有大家所想像的那樣難堪。習慣成自然，我生下來就如此，並不像有些人本是好好的，後來卻突然遇到意外的患難。不啊，當我心平氣和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世界上有許多人，處境比我更壞。我避免了許多別人不得不經歷的事；我在這兒的生活異常安寧；世人對我很慈悲。你得記着，我只和世上的好人來往。」

「真的？」我驚異地問。

「真的，我所接觸的都是好人，只有他們纔會站住了給我幾個錢。至於其他的人們，我什麼也不知道，因為他們不過在我面前經過罷了。」

「你知道怎樣去看事物的光明的一面？」我不得不勉強微笑着回答。

「可是，這是確實的呢？」他一本正經地說，「那也是很有寶貴的。」

我也一本正經地接受了他的見解，承認他是沒錯的。真的，如果你只認識人生的亮面，那是怎樣的幸福啊。

我們繼續前進。一間地下室裏露出燈光，那是一爿小店。

「我要在此地買一些麵包，」他說，就爬到窗門前面去，輕輕地敲了幾下。一個少女拿着一個紙包走了出來，那是特地爲他準備的。

「晚安，林洛蘭，」她說，「這種天氣多討厭啊！你現在是回家去嗎？」

「是的，」他回答；他們彼此點頭道別，於是她就走進去，把門關上了。

「我總是向開設在地下室中的店舖買東西，」當我們重新前進的時候，他這樣告訴我。

「那是我所能了解的。」

「是的，因爲那些地方的人們總是比較和善些。」

「是的——也許是罷。」

「的確是這樣的，」他堅決地說。

我們沿着窄狹的，黑暗的，崎嶇不平的街道，走得很辛苦。

「你或許猜想得到罷，先生，我也住在地下室中，」他繼續說，「那對我最適宜。這都是我們的

房東安排的。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我們在昏暗中摸索，走了一條街，又走一條街。我從來沒有想到，回家的路程是這樣遠。我覺得很倦——精疲力竭了。彷彿我也在地上艱難地爬行，雖然實際上我的腳並沒有毛病，是直立而行的。每逢有路燈的地方，我纔能看見他在地上爬動；他隨又逐漸消失在黑暗中，我只能聽見他的喘急的呼吸了。

最後我們走到他所住的街上，來到他所住的房屋前面。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大房子。幾乎所有的窗戶裏面都點着輝煌的燈火。二層樓上好像在舉行跳舞會，燈光燦爛奪目，音樂透到陰寒的秋夜的空氣中，一對對的舞伴在窗前掠過。他爬到了他所住的地下室的門口，門外有三四級石階通到上面。門旁有一扇窗，窗上掛着一個小小的窗簾，窗口還有一盆花，花盆是用舊的醃魚罐頭改造的。

「你要下來看看裏邊的景象罷，先生，你要不要？」他問。

我沒有想到這一著。我沒有覺察這一層：自然，我是必須下去的。我覺得很難堪，起了一種異樣

的心情。我爲什麼要到下面去呢？我們的交情還沒有達到這樣親暱的程度。我所以陪伴他，不過是因爲我們回家的路綫恰巧相同罷了；我並沒有想到他的家裏去。我爲什麼要去呢？但是，當然，我是應該進去的。

我突然想起，住在二層樓上，正在開跳舞會的一家人，我是認識的——很奇怪，他們怎麼沒有來邀請我。據我想，他們大概是忘記了罷。

那老頭兒看見我默默地站着，於是他又說：

「先生，我希望你不要以爲我膽敢請你進去。」

「不啊，」我回答。

他誤解了我。我是要跟他下去，看看他家裏的景象的；這就是我陪伴他的動機。我要到我被邀請的地方去。

他小心翼翼爬下那幾級石階，摸出他的鑰匙塞進鎖穴。我看見那鎖已移到了下面，所以他很容易伸手去開。

「這也是房東安排的，」他說道，「他想得十分週到的。」

門開了，我們就進去。他把燈點亮，我就向室內環視一周。裏面小而簡單，陰冷的石板上放着幾條蓆子。一張腿已截短的矮桌子擺在中央，兩邊還有兩隻很矮的椅子。牆角裏有一隻爐竈，也很低，所以他能在上面烹煮食物。爐竈附近有一個當作碗櫥用的木架，上面放着一排尺寸不等的罐頭，從大到小，排列得很整齊，罐上都貼着籤條；木架上還有幾片昨天吃剩的麵包，他大概是預備把牠們浸在咖啡裏；木架的四邊都糊着花邊紙。靠着一邊的牆壁放着牀鋪——其實那是一隻寢榻——離地也很近；牀上的被褥都很清潔，整齊。房內的一切雖然很樸素，卻也十分整潔。不知怎樣，這整潔的情形使我覺得很難過。他爲什麼要把房內弄得這樣整潔呢？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想我一定要自暴自棄，讓一切都弄得很醜陋，凌亂。我只要一個狗窠似的藏身之穴；我相信這樣可以比較好過一些。但是這兒的一切，卻並不如此。他正在地上爬來爬去，安排各種的事物，他似乎很愛他的家。他伸手到桌上拿了一個瓶，在裏面注滿了水，於是又蹲下去，到一只漆成藍色的小箱子裏去拿了一塊桌布來，鋪在桌上，然後就把杯子和碟子陳設起來。他做這些事情，很是熟練，我看了心中好像

刀割似的難過。他已經脫下他的皮手套；手掌上的皮肉非常厚。他生了爐火，伏在地上吹着那些火焰，使牠們一直冒上來；他加煤，取下他的咖啡壺，放在爐竈上。他不讓我幫忙，因為，正如他所說，他是最會做這一切的事務。他非常熟練，做得津津有味——他已與這些瑣事發生親切的感情了。他一邊忙，一邊時常抬起頭來，懇切地看着我。他在自己家裏，似乎有一種親熱和自信的感覺，這和他在外邊街上的時候大不相同。咖啡不久就沸了，牠的香味充滿全室。他把咖啡調好，費力地爬到椅子上，他坐定了，得意地微笑。他倒出咖啡，我們就喝起來了。牠給我一種愉快的溫暖。他又請我吃麵包，但我不願意吃他的食物。他就獨自循規蹈矩地把麵包分爲許多小塊，一塊一塊地慢慢咀嚼；他把麵包屑也細心收集攏來，吃了下去。他吃飯時候的態度非常鄭重，彷彿在吃「聖餐」似的。他的眼睛放光。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容光煥發的一張臉孔，他的臉孔真是光輝極了。

我又感動，又難過。不幸的他，處世之道竟是若此，那真使我難受。他怎麼能够如此呢？我度着一種真正的人的生活，在這兒不過是一個偶然的客人，不過是想來看看他的窩內的景象罷了——然而我終於深深地被激動了。我心中暗想，他一定隱隱懷着一種希望。我猜想他也信仰上帝，所以

他能忍受一切，並不覺得難堪；我記起了，我早就想問他這件事的。這問題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寧，並且不願我的意志，把我投進深淵了。我陪伴他回家，就是要來問他這些事。我並不是這兒的人。我不過想來問他一下罷了。

「告訴我，林格蘭，像你這樣生活的人，負着這樣重擔的人，不是比別人更要信仰超於這個世界以外的什麼事物嗎？——他們是不是更強烈地感覺到信仰上帝的必要？上帝指揮一切，他叫我們負擔，難道是有一種高深莫測的用意罷？」

老頭兒沉思了一會。

「不，」他慢慢回答，「在度着像我這樣生活的人，那是並不需要的。」

這使我覺得很奇怪，心中很不安。難道他不知道自己的不幸嗎？難道他不知道人生是應該怎樣的豐富而有意義嗎？

「不，」他繼續說道，一邊依舊在沉思。「需要上帝的並不是我們。如果他真正存在的話，他所能告訴我們的，也不過是我們早已知道而且覺得可以感激的事物。我常常同我們的房東談論這

個問題。他使我明白了許多，或許你不認得他罷，先生，可是你實在應該和他結交結交。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不，我並不認得他。」

「我也料想如此，可是你實在應該和他結識的。」

是的，我暗想，也許我應該和他結識罷。我很想知道，他所講的這個神奇的人究竟是誰。他也許確是一個非常的人。可是，我並不住在這所房子裏呢。——這一切，我只在暗想，一句話也沒有說。

「他有許多房產，差不多全部都在這兒附近；也許你們所住的房子也是他的罷。——是的，」他繼續說道，「他是一個支配事物，安排事物的人。我初來時，問他可否把這房間租給我，因為我當然也要有一個住所；他對我凝視了許久，纔說道，『好的——我可以讓你住在地下室；你自然不能住在樓上的！』」
「不」我回答說，「我不能住在樓上。」
「是的，我想你可以住在地下室。我希望我沒有誤解你。你自己以為怎樣？」
「我想那對於我很適宜。」我說，「是的，你知道我不能隨便讓人住在那裏；刻薄的和惡毒的人都不行，壞人和靠不住的人也不行。在上面的屋子裏，無論什麼人來

租，我都不得不租給他們，雖然有許多人我不很熟悉；但是在地下室中，我只要良善的，可靠的房客，是我所認得而了解的。你是這樣的人嗎？」「我想是的。」我快活地回答。「唔，那很好，但是你能付房租嗎？」他問我。因為他也是很頂正的。無論那一個人都須付房租。無論你是怎樣貧苦，也不能免除這義務。「我願意把租金減低一些。」他又說道，「因為你賺錢的機會不多，可是你多少總要付一些。你用什麼方法去賺錢呢？」「我是不得不靠着人們的慈愛過活的。」我回答。「世界上有慈愛的人嗎？」他一邊問我，一邊緊觀着我。「當然，慈愛的人是很多的，你一定知道。」「不錯，」他說，「如果有人要發見這事實，那也很容易。你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就讓你住在我的屋裏罷。」

「是的，他是一個很偉大的人，雖然是樸實而天真。他曾經幫助我解決了許多困難；沒有他，我就不能渡過這些難關。他時常進來坐坐，同我談一會兒天。這常常能增加我的勇氣，因為他使我知道他很敬重我。他時常說：『林格蘭，你是一個重要人物呢。』這不是聽了很使人愉快嗎？」

帶着一種得意的，快樂的神情，他繼續說道：

「你是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先生？」他問我。我並不作答。我眼望着地上，因為我不敢碰着他的

「人是應該有重要的地位，」他說道，「當你知道自己是一個要人物時，你就會精神百倍了。」

現在那毫無設備的房間好像很舒適了。燈光散佈在腿已截短的矮桌子上，照着桌布和他放開在一邊的麵包。牠也照着他將安息的床鋪。我注意到，我雖然一言不發，可是他並不介意；他獨自坐在椅子上，一味地沉思。

於是他爬下去，把火爐弄一弄好，把杯子洗乾淨，把一切都依照原樣放在架子上。然後爬到臥榻前面，整理榻上的東西，摺疊床上的被單。他把被單放在椅子上，自己跪在地上，細心把牠摺得十分端整，平坦。

「一天完了，那是很可欣慰的，」他說。他的神情十分疲倦。

「你以為如此嗎，林格爾？你的生活如此豐富，如此有意義，你也會這樣地想嗎？」

「是的，」他回答道，安靜地望着前方。「人生是很有意味的，因為我親自確實地感到。不過，每天的負荷也很難堪，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先生，因為我們彼此十分了解，而且即使假裝得比實際更

「幸福，一點也是沒有用處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看他那樣地匍匐在地上，你也許會以為他在祈禱，其實他是生來如此
的。

我輕輕地站起，走過去向他道謝，祝他晚安！

他請我高興時再來坐坐，我也快活地答應了。於是他爬到門口來送我：我又到街上了。

現在整所房子都罩在黑暗中。二層樓上已沒有一些燈光——不久以前，那些燈火是十分輝
煌的。也許他們並沒有舉行真正的跳舞會，所以現在早已完畢了。只有那老頭兒所住的地下室還
射出燈光；那光幾乎把我送到了我的門口。

——一九二四——

克拉斯和鮑勃

Sigfrid Sivertz 作

克拉斯今年五歲，住在亨默爾園上面的住宅區中的一所房子裏。這天天氣很好，他得到了特別的准許，得在園子裏遊玩。那種鄭重其事的，官樣的准許，在事前就奪去了一大部分的快樂。他穿得非常講究：戴着四指駢連的手套，穿着很厚的綁腿袴和兩件毛絨線衫，外面的一件是白色，還掛着紅纓。克拉斯最痛恨這件線衫，因為他覺得帶些女兒氣，對於男子是極不適宜的。

由於穿着這樣的服裝，他很笨拙地，悶悶不樂地跨下了階石，繞着房子走過去。在陽光照不着的這一邊，一切都依然很好。在這兒，他發見了一片半已融解的，不清潔的積雪，在雪的中央生長一朵白花。克拉斯把那朵花附近的積雪聚集攏來，細心地把牠捏成了一個雪球——本年的最後一個雪球。這時恰巧有一個女僕拿着一個乳酪瓶在籬外經過，他就把雪球對着她擲去；不幸沒有擊中她。

克拉斯繞過屋角，走到陽光中來，這時候的光景簡直可怕極了。他呼吸急促，沿那耀眼的白牆一步步地走着。在去年殘留下來的枯草中間，散佈着幾朵黃色的和淡紫色的花。花草樹木本是絕對不許接觸的。可是克拉斯卻急速地拔起了一朵黃花，跑過去坐在地窖的門口，因為在這個地方，家裏人從餐室中的窗口望不見他。於是他把那朵花撕成了粉碎。他極想以此自娛，可是實際上這卻並沒有什麼好玩。汗液早已在他的頸上滲出來了。他又向地窖門挨近了一些，堅決地掙脫了他的綁腿和兩件絨線衫。他如釋重負地跳起來，又跳幾次，試試他的腿勁。於是他就繞着花園角裏的那叢紫丁香花獨自奔跑。他很像是一隻和自己的尾巴相追逐的小貓。他在同自己賽跑，且看誰先跑到：我呢還是克拉斯！這時候，他的神情當然是十分活潑的。

正在這時，鮑勃也從小屋旁邊的狗窠中跑出來了。鮑勃是一只黃白兩色的聖伯爾拿種的狗。牠的眼睛很和善，但叫起來聲音卻很可怕。牠的神色好像是一頭始終吃奶——雖然早已生了牙齒，卻還沒有斷乳——的獅子。像鮑勃這一類的狗，很少能和牠們的皮囊相稱的，牠們幼時的愉快的皺紋，往往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老年的嚴肅的皺紋。

卻說鮑勃從窠裏爬了出來，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又滾倒在地上，四足在空中舞動，背部和地皮摩擦着，同時嗚嗚地發出一種輕柔的，得意的叫聲來。接着，他就同克拉斯賽跑。他們的圈子愈跑愈大，不久鮑勃就跑到圍門口，把兩只前腳都放在門的把手上，禁不住一陣狂吠，注視克拉斯，好像哀求什麼似的。良善的老鮑勃，表面上似乎是很安靜，沉着，但實際卻是一個酷愛冒險的，沒有責任心的獨身主義者。

克拉斯又向那些窗戶警視了一眼。因為一個人影也不見，他就毫不躊躇地開了門。門外，嚴格地說起來，自然是「禁地」；可是要走進去，卻不必冒什麼特別的危險。鮑勃筆直向前飛奔，克拉斯緊跟在後。在這塊「禁地」的盡頭，一個新的世界就開始了。從裏邊跨入這新世界，可說是很大的一步。因為在這兒，回轉頭去已看不見家了。可是因為鮑勃絲毫也不躊躇，所以克拉斯也一些不猶豫，就跟着牠勇往直前了。陽光使一切都變成了非常簡單而自然。假使世界上沒有冬季，恐怕人們道德上的缺點一定還要多哩。

克拉斯手舞足蹈地歌唱，可是同時他卻留神向左右兩旁顧視。他不很知道，究竟將會遭遇怎

樣的事。現在他們又轉了一個灣，走到了一條比較寬闊的街上；這兒，有無數的「姑母」和「伯伯」們，在陽光中來來往往地走着。克拉斯對於所有的衣衫單薄的人，立即發生了一種愛好。他覺得自己，和這班人有一種隱秘的連系。可是一個穿着一件很厚的皮大衣的，有鬚鬚的老紳士，卻使他隱隱的恐怖。在克拉斯的心目中，世界上似乎只有兩種大人：一種只能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另一種卻能使人希望從他們得到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和成人們的面孔，距離得固然是很遠，但和他們的衣袋卻是一樣高，在這些袋子裏有時候是可以找到餅乾和糖果的。正像野蠻民族中的神道，這些高大的，強有力的生物，既是畏懼的對象，又是祈求的對象；但除此以外的事情，他們就不敢追究了。在小孩們的心目中，只有其別的小孩纔是真正的人。

克拉斯和鮑勃似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倆緩緩地追隨着一個魁梧奇偉的女子，她的狀貌似乎隱隱地表示：他們的一向很健的食慾，是很有獲得滿足的希望。難道體格這樣宏大的一個人，量氣會不宏大嗎？也許鮑勃是在她的裙衫上嗅到了一種快意的，廚房裏的氣味，而克拉斯以為她的輕便馬車底上所放的玻璃球（註）好像是蘋果。因此他們就跟隨着她，但並不想趕上去奪

取，也沒有什麼一定的計劃；他們只是在一種茫然的、愉快的、做夢似的情景中；因為他們存着懦怯的、小小的希望，所以他們覺得十分興奮罷了。

克拉斯突然發見自己已走到了一個很熱鬧的市場上；一到這裏，那輛輕便馬車就立即消失得影踪全無了。當沒有大人攙着你的手時，這市場是多麼的龐大呀！周圍的事物是多到怎樣的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呀！這一切，以前從來沒有脫離了母親或保姆，而取得一種獨立的存在。可是今天，在這兒，他終於同這五光十色的世界完全融合了。一切的事物，照理是必須人親自去發見的！

克拉斯在一簇簇的白花、黃花、紅花之間徘徊着，牠們的顏色明媚極了，簡直使他不敢自由地呼吸。那些樺樹的嫩枝和一球球的菜蕒花，放出令人愉快的夏天的氣息。這邊是許多又大又重的清潔的橘子，堆得和一座座小山一樣。這邊是許多小小的乳酪餅，上面遮蓋着的錫紙在陽光中射出誘人的光彩。這邊並排掛着許多發黑的火腿和好玩的臘腸。那些腳蹄白嫩而尾巴卷曲的小豬，樣子非常溫柔；但那些大豬的神情卻很愚蠢而且自傲，他們的頭部竟像是妖怪的嘴鼻。砰的一聲，

（註）在英譯本中，此字作 *Bangles*，那是一種長圓形的玻璃珠子，綴在衣服上，作為裝飾品。——譯者。

有幾個穿白褂子的人各擱着半隻牛走了出來，把死牛擲在綠色的磅秤上；還有幾個手指肥胖的婦女，正在幾架銀色的機器上剝切鮮血淋漓的肉塊，這些機器實在很可以當作更有趣味的玩具用的。那邊還有許多許多銳聲地叫着的小雞，裝在用網罩着的籃子裏。在隔壁的一個攤頭上，克拉斯看到了許多倒掛着的鳥兒，牠們的嘴裏正在滴出血來。這使他記起了去年夏天的一件傷心之事：奧斯脫倫老爹的好玩的小雄雞，在柴棚內被割去了腦袋，後來就送到餐桌上來了。雖經父母責罵，克拉斯卻始終固執地拒絕吃他的「相識者」。是的，這是一個黑斑，在牠的周圍已叢集了一大批彼此交織的，半意識的惶惑不解。

正在這時，克拉斯突然看到一個樣子好像三個湯糰的老太婆正在追趕着鮑勃。鮑勃嘴裏銜着一大塊鮮血淋漓的肉，很敏捷地就繞過了街角。牠是怪喜歡吃生肉的。克拉斯獨自回到了水果攤的前面。他兩肘撐在一隻箱子邊上，站在那裏注視着那些美味的寶物，嚙着唾液；過了許久，纔有一個路過的，瘦而高大的「老伯伯」在他的頭上輕輕地拍了幾下，買了那只最大，最紅的蘋果。於是他摸出一塊很大的，乾淨的，有格子的手帕來，把那蘋果仔細揩了一遍，接着就把牠遞給了克拉

斯·克拉斯立即就半閉着眼睛，在最紅的地方咬了一大口。啊！他生平從來沒有吃到過這樣甜蜜，這樣多汁的蘋果！

克拉斯正在如此盡情享樂之際，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鈴聲和雜沓的馬蹄聲。路上的人們連忙分散在兩邊，讓救火隊通過。被命運的神祕的魔法包圍着，救火隊意氣揚揚衝了過去。在最後一輛紅色救火車後面，跟着一個醉漢，好像馬戲班裏跟在放浪的演技者後面的小丑。他臉色蒼白，鼻子的周圍黏着好些鼻煙，全身軟洋洋的，好像麵粉做的一般；他一邊搖搖擺擺地走着，一邊扮着鬼臉，說着滑稽可笑的話，以致克拉斯不禁也大笑了。正在這時，有一種溫暖的東西舔着他的手，那原來是鮑勃，牠已偷偷地溜了回來。牠搖着尾巴，跳來跳去，並且縮進了上唇，所以牠的神情也似乎在笑。可是一個警察卻從那醉漢的後面追了上來；他的神氣活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警察：腰背筆直，帶着很大的白手套。他一把扭住了那可憐人的衣領，就把他拖去了。克拉斯把吃剩一半的蘋果放進了衣袋，就從人叢中後退，使自己漸漸遠離那個警察。在這樣的漫遊中，最好當然是不要去和那大的佩刀過分接近。鮑勃在這方面是有過一些經驗的，所以牠對於那法律的防護者也有一些膽

法。因此，這兩位追求新奇事物的好朋友就並肩走到了另一條街上去！

無論哪裏，都可以看到令人驚奇的事物。這兒有一所正在建築的大房子，很富於吸引力。克拉斯很有興味地對那正在運用的起重機看了好久；那油膩的，咳着嗽的引擎，那把繩子捲起來的卷軸，還有那沈重的，玲瓏地響着的吊斗，每次「蓬」的一聲落到地上來時，牠的樣子真是非常歡。他也很愛看那些從抽水機中流入木槽中的水，以及那好像陀螺似地旋轉着，倒出磚石泥沙來的大鼓。但是最有興味的事，卻是伏在那些範圍水門汀的木板上，俯視着下面深窟中的滿身泥漿的人們，他們穿着很大的靴子，在深及膝部的水中走來走去。他們怎麼這樣膽大呢？克拉斯心中懷疑。他們回到家裏時，不會被父母痛責一頓嗎？

他覺得他似乎有些失面子；所以在離開那所房屋之前，他特意跨到那水溝中去，使那些清涼而快意的流水浸透了他的襪子。

他們又沿着那條街走去。當克拉斯正在幹着這一些的事情，鮑勃也有牠的消遣方法。牠對着那些拖沈重的磚石車的馬狂吠；隨又歡樂地向空中跳躍。牠向前奔跑，抓着自己的耳朵，在各處竊

角裏東嗅西嗅；牠照着狗的最高生活方式，無拘無束地儘量作樂。克拉斯道時正在思想着許多的事情，所以僅僅偶然對牠親愛地瞥視一兩眼。他曾經立定在一個影戲院的前面，兩手插在袋裏，兩足分開地站在那邊，細心研究一張大而誇張的招貼。他的眼睛突出，他的半開半合的嘴微微動着，彷彿他在閱讀一部動人心魄的小說。對於幸而尚未知道牠們的瑣碎的意義的人，這些彩色的字母潛藏着多大的魔力啊！克拉斯一邊出神望着那些華美的，快意的，紛亂的線條和點子，一邊憑着自己的想像給牠們一種輕快的解釋。I是一個瘦長的漢子，他的頭已被砍去了；L是一個老頭兒，正在端坐着休息。T正要撲過來擁抱你，而R是一個肥胖的婦人；N是一扇大門，M是一道籬笆，而U是一只陶土的杯子。S蜷曲着，好像一條不潔的蛇；B彎着身子，似乎肚子痛。P祇有一只大耳朵，那是不大爽快的，因為牠在害耳痛啊。——眼前放着這樣豐富而多變化的資料，要編成無數的故事實是在毫無困難的。

在影戲院的門內，還有更可以賞心悅目的事哩。其中有一座墨綠色的樹林和一個粉紅色的天空。樹林中坐着一個穿白衣的「姑母」和一個穿青衣的「伯伯」，兩人正在親吻。他們倆的服

裝都很古怪。他雖然已經很大了，卻還穿着短褲，而且腦後拖着一條豬尾巴。那女的雖然還很年青，可是頭髮卻已完全白了。他們決不是王子公主，因為他們頭上並沒有戴着金冠。

他們彼此親吻的模樣，也使克拉斯思索了半天。他和媽媽親吻的方式，一共有三種。但是這兩人的親吻方法，是和無論哪一種方式截然不同的。他們臉上的神情非常古怪，彷彿他們的親吻是很痛苦似的。你甚且不能斷言，究竟他們是否好朋友，因為他們兩人的模樣，彷彿都要把對方吃下去似的。

克拉斯的嫩額上起了許多的皺痕，可是他依然不能了解那沒人了解的事件。他覺得只好這樣解釋：坐在橈上的那兩個人，實際上你是厭我，我厭惡你，可是樹林中有一個古怪而可惡的妖精，卻故意強迫他們坐在一起，接連不斷地親着吻……

鮑勃因為滯留過久，覺得不耐煩起來了，牠就親熱地在他的短褲上拉了一下。牠顯然要到碼頭上去；克拉斯也並不反對，就聳聳肩離開了那影戲院的神祕之境。

在碼頭下面，有幾個水手正站在小小的筏子上，用白色的油漆塗在那些小艇上。克拉斯發見

了「他的小艇」——曾經載他到「他的島」上去的那只小艇。他就歡呼了一聲。他認得那膚色發紅而鼻子上有一個瘤的肥胖的船長。可是他不敢去接近船長，因為他的聲音非常粗暴，帽子上有許多的金綫和金牌。所以克拉斯就走到奧古斯德的跟前去——那身材高大的奧古斯德是艇上的船夫，上次航行時曾在廚房中和廚子同喝咖啡，而和克拉斯講過話的。

「奧古斯德，我們的島上快要弄好了嗎？」

奧古斯德赤着腳，正在船首的甲板上拖洗地板。他頭也不回地答道：

「鬼知道哪一個是你的島！」

「自然是克洛勃利根囉！你怎麼這樣笨，奧古斯德啊！」

「天哪！你原來是克拉斯嗎？你長得多大了啊！而且竟然獨自跑到外邊來了啊！是的，島上的冰現在差不多已完全融解了。」

「我的別墅還在那裏嗎？」

「我想還在。」

「那鞦韆呢？」

「當然也在，當然！」

「唔，奧古斯德，那末你可告訴船長，也許我們不久就要前去的。再會罷！」

「再會！」

吩咐過這重要的話，克拉斯就欣然地走了。他覺得奧古斯德為人極好，因為奧古斯德肯把他當作一個大人一樣地回答他的問話。克拉斯正和奧古斯德談話時，鮑勃曾把前足伸入那從一只桶裏漏出來的一堆柏油中去。不久，柏油使牠的趾間腫痛起來，牠就想用舌頭去舔掉，結果鼻頭上也黏滿了柏油。所以牠的樣子，現在完全不像是出身很好的家狗了。牠用鼻子嗅着克拉斯，因此他的手上和衣服上也布滿了許多黑印；但是一個水手的身上有柏油的印跡，那是毫不足羞的！

彷彿預先約好似的，警衛兵排着隊伍從前面過來了；克拉斯自然就跟着他們前進。他因為恐怕落後，不得不一停也不停地搬動着他的兩腳；他竭力緊挨着那大銅鼓。蓬蓬，蓬蓬，他竟能摸着大銅鼓的下面呢，蓬他在炎熱的太陽底下奔走着，渾身都流着汗。他覺得狂熱，勇武起來了，他很懷喪沒

有把他的氣槍和佩刀帶出來。鮑勃也感受這軍樂的鼓舞，他在警衛隊的前面狂妄地跳上跳下來跳去；高聲狂吠，跳到那頸項僵直的音樂隊長的身上去，以致他手中的發亮的指揮棒幾乎跌了下來。那吹高音笛的吃吃地笑起來，那吹低音喇叭的也咳嗽了。一個警察立即跑過來，但是心臟劇跳着的克拉斯，卻眼看鮑勃電光似地在一輛車子揚起來的一陣塵埃中一閃，就逃得不見影踪了。

克拉斯站在一個陰涼的牆角裏，看着警衛隊換班時的古怪的動作。鮑勃伸長了四腳，氣喘吁吁地躺在一條石櫬底下。是的，警衛隊的營盤是非常有趣的。不過克拉斯卻不懂他們為什麼不趁此機會燃放那些形狀十分輕巧的小礮。他不喜歡最近時常遇見的那些灰色的兵士，不，他們應該穿藍色的衣服，正像他家裏的小礮臺中的兵士們一樣！當那些警衛兵放下了他們的軍器時，他就覺得他們也是很庸俗的。這些意氣揚揚的人們原來也不過如此。這時候恰巧有一個男孩子，高聲吹着口笛，打他們前面經過；克拉斯就踢醒了鮑勃，立即跟踪着那孩子，轉了一個灣，走入一條很狹的街上。這個孩子的褲子上，在臀部補綴着一大塊條子布；他的肩上擱着一柄破爛的舊傘，當作洋槍。他用嘴唇吹奏行軍的進行曲，吹得非常輕快響亮，那聲音竟在那些污穢的牆壁間和弧形的門

道中不絕地迴響。克拉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種真正的尚武精神：此種精神，自從那大銅鼓默不作聲以後，他就不能再在那些警衛兵身上找到了；所以他用整齊的步伐和軍人的氣概，得意洋洋地追隨着這位英武的軍人。

他們一路前進，穿過了許多曲折的街巷。鮑勃跑在前面，算是騎兵。這樣的地帶，對於狡猾的間諜，奸詐的伏兵，以及突然的襲擊，那真是理想之境！克拉斯緊握拳頭，用銳利的目光注視他所遇見的孩子們：準備犧牲生命以爭得最高的光榮。在有幾條街上，有幾個鼻子彎曲的老頭兒，若無其事地站在掛着舊褲子的小店前面；他們對於那你不死我不活的戰事，竟毫不關心。可是克拉斯以為這並不足怪。「安分的良民啊，你們不必害怕，」他心中暗想道：「克拉斯將軍對於敵人雖毫不寬容，但對於和平的民衆是秋毫無犯的。」

過了一會兒，前頭的部隊停止前進，從道旁的一個唧筒中喝着水。後衛也渴得要命，亟想喝一點水。克拉斯頭向後仰，用口去承接那清澈的，涼爽的流水，他眼望着那些似乎在一片片的羊毛似的白雲底下流動的屋脊，他好像在盪鞦韆似地心中充滿了歡樂和活力，而整個城市也似乎正在

以最高速率向着神異的奇境急駛！

可是總司令已下了「向前開步走」的號令，而服從是軍人的天職，所以克拉斯將軍雖然還沒有喝得暢意，也不得不歸隊前進。現在，他們灣入了一條黑暗的甬道，由此走入一個窄狹的天井；其中曬滿着各種洗乾淨的衣服，彷彿是一座濃密的樹林，所以他們不得不在那些樹下爬過去。突然，他們來到了林中一個空曠之處，他們就攻擊着藏在那裏的一隊帶着毒箭的野蠻人——其實是一羣哀呼，絕叫的小姑娘——把她們完全趕走了。

於是他們就紮營了。那是一個極妙的，十分鞏固的營盤：一邊是一堵巉岩似的高牆，另一邊是一排綿連不斷的垃圾桶，運貨馬車，和空箱子，其中潛藏着許多肥胖的，可作野味吃的老鼠；第三邊就是那些手巾，圍裙，襯褲，襯衫和花帷幔等所組成的，搖曳着的樹林，放出一層淡藍色的濃霧。

克拉斯和喬克——這是那一個孩子的名字——舒暢地伸長了身體，躺在地上；他們的頭壓在鮑勃的身上，牠正橫在地上咬着一個陳舊的，沒有什麼味道的肉骨頭。那兩個駐在營內的戰士，現在同那擾攘的世界距離很遠，很遠了，他們快樂得發抖，同時吃着他們的口糧——那就是克拉

斯吃剩的半只蘋果，他們把牠平分爲二，各得一片。

當兒童們躲藏在新奇的場所，沒有被成人們時刻監視着的時候，他們的快樂是沒法可以比擬的。成人們往往很不知趣。突然，高處有一扇窗砰的一聲打了開來，一個尖銳的，女性的聲音喊道：

「你在這裏嗎？你這無賴！」

喬克忙從那些帷幔下面爬得更進一些，輕輕對克拉斯說：

「媽……不要作聲……」

他一動不動地躺着，好像一個印第安人一樣；直到那扇窗又砰的一聲關上了，他纔爬出來。他們倆講了不少的話。喬克的說話很富於表現力，比克拉斯的高明得多。

他是更富於獨立的精神，更耐苦，更通世情。不久，克拉斯就在怯生生地對他作不斷的詢問了：

「喬克，你是一個窮小子嗎？」

「你要吃棒嗎，你這跳蛋！」

克拉斯驚奇地說道：

「是的，可是你的鞋子上洞很多呢，喬克？」

「你敢在鞋子上踢出洞來嗎？」

「那有什麼關係，我馬上就有新鞋子穿的。」

「多無聊的話！」

「你早晚吃些什麼呢，喬克？」

「哦……馬鈴薯啊，醃肉啊——還有各種麵粉做的糕餅……」

「那一定很好吃。」

「你可用你媽的生命打賭……還有牛油呢……」

「我也會說「媽的，」媽的媽的！」

鮑勃突然聽見術室裏有一只狗在狂吠。牠立即撇開兩個孩子，飛也似地從那些帷幔底下奔出去了。

喬克從褲袋中摸出了幾片瓦片，在地上畫了三個大圓圈，又在圓圈之間畫了幾條直綫。他們

就玩起「踢瓦之戲」來了。不久就有一次，克拉斯的瓦片恰巧踢在一條綫上，於是兩人起了爭論：究竟這算中呢，還是算不中。他們用能够想到的，最難聽的說話來互相咒罵，可是這自然不會解決爭端。正義的觀念在人類的心中固然是根深蒂固，然而利己的精神也是同等地根深蒂固。那一次是克拉斯的最後一個機會，所以他熱烈地擁護自己的權利而竭力抨擊喬克的狂妄。他漲紅了面孔，突然伸出拳頭來對準喬克的頭部擊去。於是真正的戰鬥就開始了。兩人都因憤怒過度，一拳也不能擊中。但不久他們卻互相扭住。他們互相拖，拉，扭，絞，可是結果依然不分勝負。他們正在劇烈地爭鬥之際，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事，使他們的憤怒立即消失。那尖銳的女性聲音，又在上面的窗口喊起來了。在表面上，他們似乎並不去理牠；可是在內心中，兩人都把牠認為是對於他們的堅強的、共同利益的一種威脅。他們又從那些溼衣服底下退了回去；這些溼衣服拂着他們的前額，使他們覺得非常涼爽而快意。這兩位勢均力敵，彼此緊抱着的戰士，又互相愛慕起來了；他們的仇恨化作了友誼。他們同時放下手；接着就訂立幾條穩當的辦法，解決這次的爭執，隨又玩起踢瓦了。啊，在全神貫注地盡心竭力爭取最後勝利的這幾個時辰中，那是多麼的愉快啊！人所獲得的真正的、生活經

驗，是在和年齡相若的人們競爭時獲得的。在過去得非常迅速的這幾小時中，克拉斯長了不少的經驗。他很快樂，能够看破他的對手的幾個弱點，能够乖巧地利用自己的優點。不久他就明白，如果他比較堅實的足趾尖去踢瓦片，他就可以踢得更準些——如果趁喬克不看見時，用手先把瓦片撥得比較平順些，那就可以踢得更準了。喬克所佔的便宜，是比較熟練，而且在那種高低不平的泥地上，他已玩慣了。還有，在計算分數時，只要有機可乘，他常要故意算錯一些。這樣一來，雙方便有均等的機會，所以結果各贏一盤。

不幸，他們開心過了，卻遇到一樁失面子的事情。鮑勃突如其然地回來了：牠已在狗鬥中獲得了勝利，所以興高采烈地跳躍，不料無意中纏住了一個帳幔，竟把一條掛着衣服的繩子完全拉了下來，於是就發生了一陣可怕的叫喧聲。十多扇窗門同時打了開來，從裏面一齊送出一種合唱曲似的狂暴而可怕的恫嚇，還夾着煎炒食物的腥臭的氣味。喬克和克拉斯連忙就從甬道中奔出來，一個向着衙堂這端，一個向着衙堂那端逃走了。

克拉斯拚命跑，絕對不敢回頭去看。這是確實的事：人在逃走時跑得愈快，就愈覺得害怕。腿會

驅使神經陷於驚惶之境的。迎面有一陣冷風直撲過來，彷彿一個巨人正要伸出他的巨手來抓住他的頸項似的。最後，他的恐怖竟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他簡直一步也不能再跑了。兩腿重得和鉛一樣，頭腦似乎在週旋，變成弓形的背部不絕地打着寒顫。克拉斯在一條上面不見天的狹街中站住了。他握着一扇生鏽的地窖門上的把手，不敢抬起頭來。直到那嚇得莫明其妙的鮑勃，在他的臉上嗅了幾下，他的恐怖纔逐漸消失。

於是他就拖着柔弱無力的兩腿，出發去尋找喬克，可是結果卻屬徒然。他不再能認識那些街巷了。啊，牠們的樣子是多麼的陰暗，難看！太陽已躲入一塊烏雲後面，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樣的光明輕快。微微地戰慄了一下，克拉斯開始感到他的浪漫的遊歷逐漸被一種懷疑的陰影籠罩着了。

在一所門口站着幾個石人的高大而幽暗的房子前面的一塊三角地上，有一份人家正在出殯；可是在克拉斯的心中，這也僅僅引起了一種轉瞬即逝的興趣。那些半枯的松枝，雖然帶着一些聖誕節的風味，但並不是聖誕節的歡樂的發端，而是二十天後的沈悶的終局；在那時，天氣是陰暗的，肚子已吃壞了，那些枝葉剝光的聖誕樹都先後被送入了垃圾桶……那些拖柩車的羸瘦的黑

馬垂下頭，好像在睡覺；柩車上幾乎一些銀子也沒有。那些抬棺材的人都戴着很醜陋的手套，送葬的只有一個平淡無奇的花圈和一個駝背的婦人，她獨自爬進一輛破舊的馬車。

馬車在那崎嶇不平的路面上慢慢地滾走了，有一個站在一家酒店前面的粗暴的老太婆，把手又在腰裏喃喃說道：

「唔，那好說笑話的老傢伙到了現在纔翹起他的足趾，這真不能算是太早了。」

滑稽家怪極了！以前克拉斯絕對沒有想到，躺在那黑箱子裏的原來是一個滑稽的老頭兒。可是你千萬不要以為他不能想像這一件事。在他小小的頭腦中，你可以找到一種極特別的幻想和常識交織成的混合物。克拉斯急急地把那與世長辭的年老的放債者，轉變為一個生着兩只大腳的小丑。小丑因為笑得太厲害，他的身體竟裂開，他體內所藏的滑稽就像木屑似的漏出來了。醫生連忙跑來，帶着一大鍋膠水和一個刷子，可是這些毫不中用，因為你如果把老頭兒的前面黏合了，他的背後又立即裂開了。他愈弄愈笨，愈弄愈瘦，最後就只剩了幾個大腳趾，向上翹起着……

所以老太婆的話大概是沒錯的：他死得並不算早。

克拉斯並非不知道他自己正在編排故事，他正站在路旁的淺溝中，兩手反在背後，下頰垂在胸前。在幻想活動着的幕後，種種嚴酷的現實正在暗中爬動。他覺暗地裏知道得這麼多！無論哪一個心靈，有時候都會赤裸着，感覺到那對黑色的羽翼的拂掠的。假使你不願暗地裏被人輕蔑，那末，你切不要用綺麗的言語去安慰一個孩子，因為他會正在遊玩之際，無緣無故地哭起來的。

克拉斯長嘆一聲。他突然對那睡在他的腳邊，一無所知的鮑勃，發生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柔情。可憐的老鮑勃，牠的眼神是如此的和善老實，牠的額上有這麼多的溫和的皺紋！可憐啊，一切愚蠢的，懶惰的狗！牠們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四處漂泊，在各處牆角裏東嗅西嗅；牠們的前途有些什麼呢？牠們將來要變成什麼呢？

克拉斯並不知道，他如此深切同情的其實就是他自己。可是現在陰影終於繞着這位大冒險家的周圍集合攏來，這是不能再不理會的了。他覺得又冷又餓；他舉目無親，獨自活在這空虛的世界上。鮑勃似乎已不再和他在一起。四月初旬的太陽已經下山了。海上尚未融解的冰塊和森林中的積雪，造成寒冷的空氣。突然，塵埃很多的街路上布滿了一個個的黑圈，一陣冰冷的傾盆大雨倒

了下來冒險的歡樂完全消失，悔恨使他的良心好像蛙蟻的牙齒隱隱作痛，因為懲罰已十分迫近了。

克拉斯已渾身濕透，不絕地打着寒顫；他往來蹣跚了一會兒，後面跟着那垂頭喪氣，尾巴夾在腿間的鮑勃。最後他竟坐在一家門前的階石上，大聲號哭，他的臉孔醜態得可怖。這哭聲不久就變成一種連續不斷的哀號，引起一個警察的注意，跑過來把克拉斯和鮑勃一齊抱了去。克拉斯因為被警察帶着，害怕極了；他始終注視地上，頭也不敢抬。這樣，他們就被帶到警察局。在這個不愉快的地方，無論他們怎樣問他，克拉斯始終不肯說一句話——他只是哭得更厲害些。可是鮑勃身上佩戴的那張照會卻顯出效用。他們打了一個電話去，不久媽媽和爸爸就來了。鮑勃又驚又喜，時而跳躍，時而蹣縮；克拉斯蹣縮在橈子上，咬着指甲，他以為一定要被痛罵責罰了。然而事情都出乎他的意料以外，媽媽不僅沒有責罵他，反而把他擁在懷中緊緊地抱着，親着他的污穢的臉兒，歡呼道：

「親愛的兒啊，我們爲了你是多麼的着急啊！」

就是爸爸也在他的頭上輕輕地拍着，說他是一個怪可愛的小流氓。除此以外，他們回家時又

特意僱了一輛汽車。鮑勃被繫在車夫的旁邊。

現在，克拉斯又突然異常勇敢而富於自信心了。他甚且對於慈母的過分的憐愛，不禁發生一種愉快的輕蔑的感覺。熟悉父母的脾氣的他，立即就利用這時機，要求母親在吃飯時給他「油煎的肉餅。」

可是車子到家的時候，卻發生了一樁不很輕鬆的事。爸爸對那悄悄地溜到狗窠中去的鮑勃搖着拳頭，憤怒地喊道：

「這無法管教的畜生，這幾天裏我就要把牠送到獸醫學院裏去！牠差不多每禮拜要害我付一筆罰金，而現在牠竟敢把孩子們都引誘出去了！」

克拉斯聽了，心中很不安。他估料獸醫學院是一個不愉快的地方。

「那末最好把我也送到那邊去，爸爸啊！因為我和鮑勃完全一樣的！」

使女們把克拉斯抱了進去，胡亂地替他脫下那些濕衣服；於是他坐在床裏，吃了幾個油煎的

第二天早上，克拉斯醒來，第一就問到鮑勃怎樣了。

「鮑勃去了。」

「到那裏去了？我要去看鮑勃。」

「鮑勃已經沒有了。」

「什麼已經沒有了？」

「鮑勃死了。」

克拉斯臉色蒼白，不敢再問下去。這些是重大的，秘密的事。他離開窗口，又回到床上去躺着，呆看天花板。可憐的，歡快的，愚蠢的小鮑勃。現在牠是躺在一只黑箱子裏，被兩匹渴睡的黑馬拖去了。鮑勃不再能躺在陽光中打滾了；他們所做的一定是十分可怕的事。克拉斯突然異乎尋常地害怕起來了。「我想，我恐怕也要死了，因為我也出去的，」他想到。「不然就是不公平。並不是媽媽爸爸要我死，但也許有別人——看見我出去的別人，要把我弄死……」

克拉斯把這件事想了許久；有好幾個星期，每當他閒着無事的時候，他就想着這件事。每到傍

晚，他的心情總是非常興奮。他往往獨自坐着，凝視那逐漸深入的回想，於是所有的潛藏着的思念都跑出來，獲得了意義，而他也好像了解了這個廣大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物。他想他自己也將要離開一切而長逝，所以連那兩個坐在墨綠色的樹林中的椅子上，彼此那樣古怪地，悲哀地親着吻的人兒，他也覺得能夠了解了。

有一天的黃昏，他和媽媽發生了愛情。房裏還沒有點燈。她正要出去；她穿着一身白衣服，坐在鋼琴前面，等候爸爸。克拉斯拋開了他的積木，輕輕地走過去，用兩臂環抱着她，俯到她的耳邊，輕輕把他的最大的心事告訴了她：

「噲，媽媽，如果我也不得不到鮑勃所在的地方去，請你把我的小枕頭放在那箱子裏，可以嗎？還要請你吩咐那些人在上面鑿一個張望的孔，使我可以知道外邊的天氣好不好。」

克拉斯的母親並不笑。她是一位真正的慈母，她知道一個孩子的經歷和夢想是偉大而嚴肅的事物，屢屢會重現在日後的一生中。她並不作答，只是熱烈地親着她的小克拉斯的嘴。而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集說小篇短典瑞

Modern Swedish Short Storie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選譯者

伍

蠡

甫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31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704394

14

4